讀禮通考

讀

九

叶12
1062
99

門 日 12
號 1062
卷 99

讀禮通考卷第三十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 徐乾學 奉敕撰

喪服一

乾學案喪服者所以飾哀也三日而不生則不生矣聖人以雞斯徒跣哭泣擗踊之節爲不足以致吾哀也於是制爲一斬四緝疏布絲錫疑之衰左縫右縫條屬外畢繩纓布纓澡纓之冠苴麻牡麻澡麻左本右本之絰麻葛散垂榛垂之帶桐竹下本之杖菅菲蔗蒯疏繩之屨隨其親屬之戚疏以爲差次焉創鉅者痛深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是故斬衰之貌若苴齊衰之貌若枲服亦以是象之下此則漸殺矣卒哭之後又爲之受衰受

此係明治十八年八月向山周太郎氏所贈
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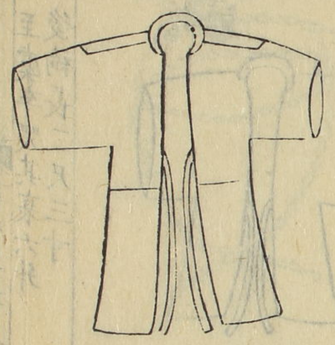
冠即葛之經小祥大祥禫祭之後又爲之練
縞纖之服其不厭詳密也如此凡爲布縷之
升數裁制之尺寸麻絲素縞鍛治之法具載
禮經學士大夫世世守之可謂重矣有其禮
無其財君子不爲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由
若乃財足以資時處得爲而不知稽古率禮
之爲急是流俗之失也司馬温公問服制於
宋次道次道曰齊衰當服布幎頭布襴衫布
帶大功以下隨俗以絹爲之但以四脚包頭
帕額温公取而著之於書儀朱子初不知喪
冠之制考於政和禮而知之彼皆當代大儒
也然猶若是況下此者乎蓋古制之亡久矣
子既錄儀禮喪服之文參以聶氏三禮之圖

具載於首又取三禮注疏詳次於後至於變
除尤喪禮之至重古所傳戴氏鄭氏崔氏諸
家互有詳略謹備述之又釐次爲變除表二
篇讀者詳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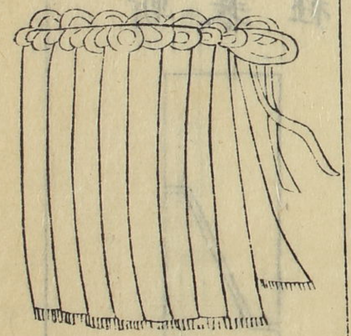
五服圖 依聶氏崇義三禮圖

斬衰服

斬衰衣 斬衰裳 斬衰衣 苴杖 菅屨 斬衰裳 斬衰衽 苴絰 腰絰 絞帶 斬衰冠 冠繩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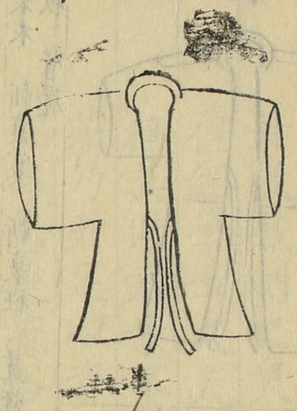


斬衰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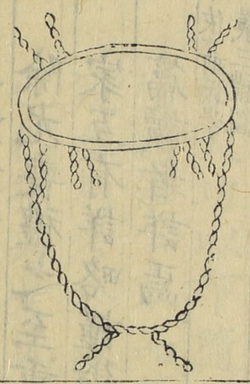
斬衰裳

斬衰



至虞卒哭去其衰六升
後衲長二尺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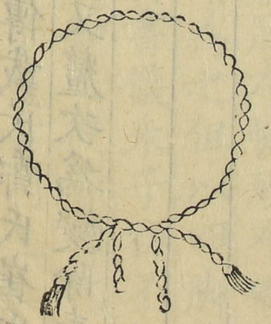
苴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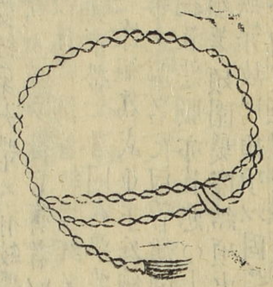
斬衰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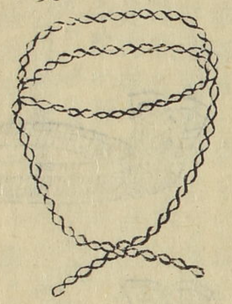
腰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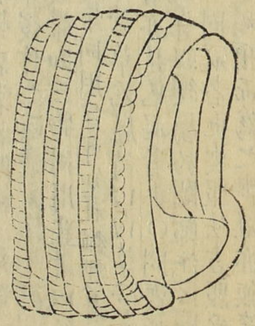
絞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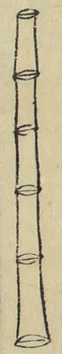
冠繩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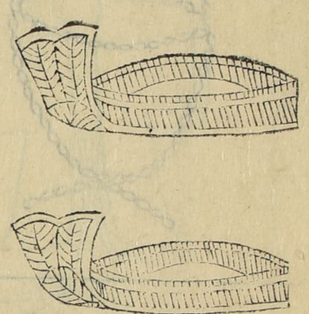
斬衰冠



苴杖



菅屨



儀禮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注凡服衰在上曰

衰在下曰裳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首絰象繩布冠之闊頃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疏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為衰裳斬衰先斬布後作之疏衰先作之後齊之也苴絰苴麻為絞帶知三物同用苴者以絞帶與要絰既首明絞帶同用苴可知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為冠又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菅屨者謂以菅草為屨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鄭云白華已漚名之曰菅濡韌中用則此菅亦是已漚者也○問喪斬衰貌若苴之惡也貌苴惡服亦苴惡○上冠禮緇布冠者弁之頍著頍圍髮際結頃中隅為四緣以固冠者也喪服法吉服為之緇布冠無笄故用頍頃以固之喪之首絰象頍項而為之喪冠亦無笄也

敖繼公曰苴絰謂絰帶用苴麻也絞帶所以束衣代革帶也齊衰以下用冠布則此其用牡麻與菅茅類也凡喪服衰裳冠帶之屬皆因吉服而易之若首絰

則不然蓋古者未有喪服之時但加此絰以表哀戚後世聖人因而不去且異其大小之制以為輕重云斬衰自卒哭以至練祥服有變除絰皆不變之唯言初服者喪服之行於世其來久矣節文纖悉人所習見故經但舉大略以記之爾後皆倣此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賁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注孟子曰搹搹擠也中人之拊闔九寸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疏爾雅釋草云蕡枲實枲注云蕡麻子也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下言牡者對蕡為名言枲者對苴生稱也枲是雄麻蕡子麻大搹先據首絰而言也本謂麻根土喪禮鄭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以父是陽左亦陽言下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為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斬衰之絰圍九寸者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自取降殺之義無所法象也

敖繼公曰此釋苴絰之文也麻有蕡則老而麤惡矣故以為斬衰之絰絰之大唯以搹為度而不言寸數未詳重服之絰以麻之有本者為之又有纓此絰左本而在下所以見其以本為纓也去五分一五分其絰之大而去其一也絰大帶小兄輕重也間傳曰男子重首婦人重帶絰帶大小之義主於男子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

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注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疏爲父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象天竹又外内有節象子之爲父亦有外内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亦有節象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温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桐之言同内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爲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削之使方取象於地故也此不言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云如要絰也本根也下本順其性也擔主者以其雖無爵然以適子故假有爵之杖爲之喪主拜賓送賓成喪主之義也輔病者衆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亦同爲輔病也此童子謂庶童子若當室則皆杖矣婦人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若然童子得稱婦人者案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

敖繼公曰此主釋苴杖而并及削杖也竹杖而謂之苴者以其不修治故也削杖齊衰之杖也用桐木而又削之所以別於斬衰者杜元凱曰負削之象竹之堅白在外有似於此其首絰之度矣各齊其心者謂其長短以已小記曰杖大如絰則是二杖皆如其首絰之度矣各齊其心者謂其長短以當每人之心爲節也皆者皆二杖也下本所以別於吉凡吉杖下末曲禮曰獻杖者執末爲吉杖也○傳意蓋謂此杖初爲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爲童子與婦人皆謂非主者也故但以不能病而不杖然此章著妻妾女子子之服異者布總箭笄髽衰也是其經杖之屬不杖者也如男子矣妾與女子子非主也而亦杖則似與不能病而不杖之義異

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菲也外納注屬猶著也通屬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二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屬而出縫於武也○疏絞帶繩帶者絞麻爲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絰焉鄭不言故云絞帶虞後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爲君服布帶又齊衰以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冠繩纓者喪用繩爲纓著之冠垂之爲纓也右縫者大功已上哀重其冠三辟積向左爲之從陽二哀輕其冠亦三辟積向右爲之從陰小功緦麻上哀重其冠三辟積向右爲之從陰小功緦麻陽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向外攝之也鍛而勿灰者以冠爲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但加以水濯勿灰冠六升勿灰則七升以上皆用灰也菅屨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納收之功麤沽之則七升以上固灰也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則七升以上皆用灰也菅菲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納收餘也謂正向外編之通屈一條繩爲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謂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廂各至耳爲武級之各垂於頤下結之武纓皆上著冠也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若吉冠則纓武異材也前後屬而出縫於武者冠廣二寸落頄前後兩頭皆在縫畢向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也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向内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

敖繼公曰經言絞帶而傳以繩帶釋之者蓋絞之則爲繩矣絞者糾也完儒以此絞帶象革帶則其博當二寸齊衰大功布纓亦如之惟小功以下則纓在左博二寸條屬右縫者辟經之纓也其屬之内以下端向上纓之上端縫綴於武之右邊也必右邊者辟經之纓也其屬之内以下端向上而結於武之左邊以固其冠也齊衰以下之帶其博宜亦如之玉藻曰革帶而屬於右雜記曰小功以下左是也畢謂縫冠於武而畢之也外畢者別於吉也吉冠於武上之内縫合之凶冠於武上之外縫合之是其異也鍛而勿灰者嫌當異於衣也故以明之凡五服之布皆不加灰雜記曰加灰錫也則凶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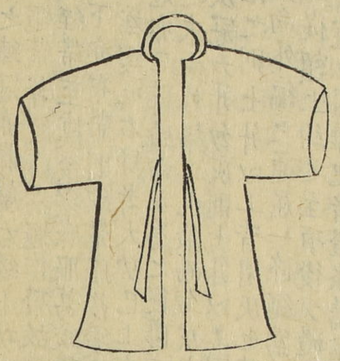
知云衰三升者但以正服言之不及義服也記曰斬衰三升有半是斬衰有二等也升之縷數未詳今吳人謂四十縷爲緦緦升聲相近或古之遺言歟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繩屨者繩菲也 注繩菲今時不借也○疏周時人謂之優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人謂之不借言凶時荼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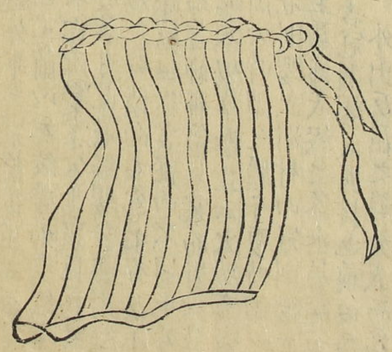
齊衰三年服

齊衰衣 齊衰裳 牡麻絰 冠布纓 削杖 布帶 疏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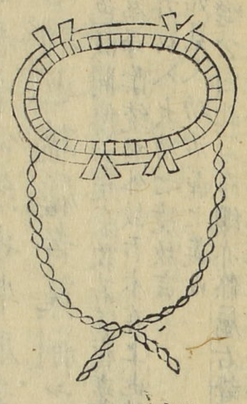
齊衰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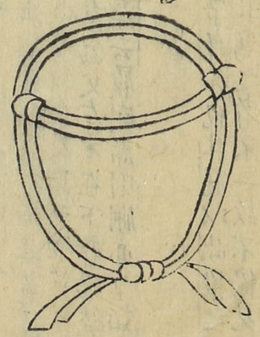
齊衰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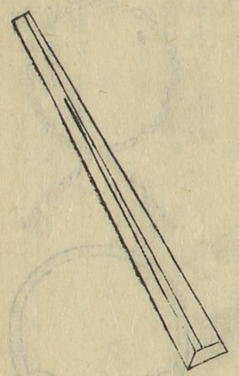
牡麻絰



冠布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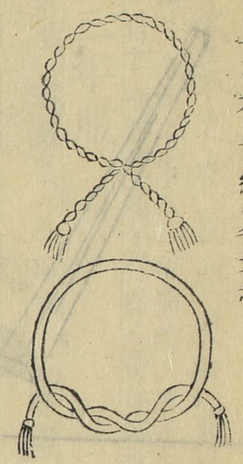


削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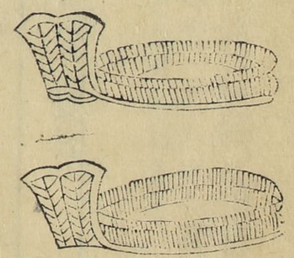


上亦有瞽經象大帶

布



蹺　屨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注猶麻也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絞麻之菲也注菲猶屨也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疏緝今人謂之緝苴是惡色枲是好色故間傳云疏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上章爲父左本在下者陽統於內也此則爲母陰統於外故右本在上也藨草名莞草名苴澡云屨前齊則前亦草類也章齊冠七升初入大功之境故言沽功始見人功沽麤之義也

敖繼公曰此冠布纓亦條屬右縫又下傳曰帶緣各視其冠以此推之則凡布纓皆當同於冠也屨云疏者亦謂麤也以其爲之者不一故不偏見其物而以疏言之此衰裳與屨皆言疏則斬衰者可知矣又經列削杖布帶皆在冠布纓之下與前章杖帶之次異者此杖之文無所蒙而帶與冠纓之縷數同宜復

其常處而在此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注問之者斬衰有三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緣如深衣之緣○疏齊衰大功冠其受者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七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既葬以其冠爲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外數同故云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者降服小功衰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冠皆與衰外數同故云冠其衰者降服小功衰十升正服十一升義者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衰服之內中衣緣用布緣之二者之布升數多少各比擬其冠也此本問齊衰之冠因荅大功與緦麻小功荅帶緣者子夏欲因問慘陳其義是以假問荅異常例也

楊復曰案斬衰冠繩纓齊衰冠布纓齊衰以下不見所用何纓案雜記曰緦冠繰纓注云繰當爲澡麻帶經之澡謂有事其布以爲纓以此條推之則自緦而

上亦皆冠布纓而未

澡至緦始澡其纓爾

敖繼公曰斬衰有二其冠同齊衰三年惟有子爲母之冠爾是章有降服有正服有義服疑其冠之異同故發問也齊衰大功有受布故冠其受冠衰布異也緦麻小功無受布故但冠其衰冠衰布同也問者唯疑此章之冠荅者則總以諸章之冠爲言以其下每章之服亦或各自不同故也帶緣各視其冠者謂齊

衰以至緦麻其布帶與其冠衰之緣亦各以其冠布爲之間傳曰期而小祥純冠練緣檀弓曰練衣練緣則重服未練以前與夫輕服之冠衰皆有布緣明矣此所云者是也冠緣者紕也衰緣者其領及袪之純也此復言帶緣者又因其布之與冠同而并及之

乾學案儀禮喪服篇斬衰齊衰皆言冠大功以下不言冠何也蓋齊衰言布纓則大功以下亦條屬可知也斬衰言條屬則齊衰以下以下則左縫及布之升數有不同爾其冠之形制無不同也其異者惟緦麻則澡纓小功

聶崇義曰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然斬衰亦冠衣相受何者凡喪制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其服乃隨哀降殺故初服麤惡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受斬衰喪初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冠爲受受衰七升冠八升此是葬後祥後皆更以輕服受之故有受冠受服之名其降服齊衰初死衰裳四升冠七升父卒爲母亦四升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父在爲母爲妻俱禫杖及不杖者皆五升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衰十一升冠十二升以其初喪冠升數皆與既

葬衰升數同故云亦衰大功冠其受傳又曰小功緦麻冠其衰者謂降服小功衰冠皆十升正服小功衰冠皆十二升緦麻皆十四升

卻其半而七升半

衰冠升數亦同

不杖麻屨者注此亦齊衰

言其異於上

裁繼公曰大功章言三月受以小功齊衰萬九月此受以大功衰即萬而期爲異爾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注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記曰齊衰三月章以其義服日月又少故在不杖章下

乾學案喪服本經大功以下皆不言用何屨唯喪服小記言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則大功用繩屨也鄭氏謂小功以下吉屨無絇則小功緦麻同用吉屨也詳見下

大功服

大功布衰　大功牡麻絰　大功牡麻絰纓

裁繼公曰受者以輕衰受重衰也成人齊衰之服而無受則唯三月可知故不復見月數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注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疏此本服齊衰斬爲殤死降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義齊衰之下也斬衰章云冠六升不加灰則此七升言鍛治可以加灰矣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注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傷者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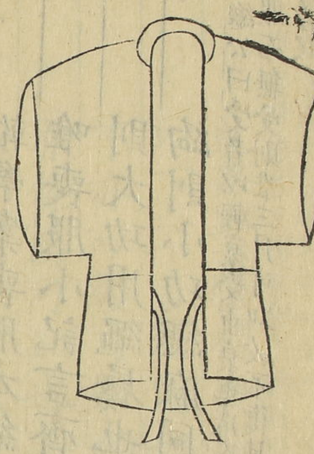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縓喪未成人者其文縓故殤之絰不縿垂蓋未成人也注縓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縿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疏成人之喪既葬以輕服受之又變麻服爲總麻者除之至小祥以輕服受之男子除於首婦人除於帶是有變除之數也今殤之喪象物不成無此變除之節數月滿則除之不縿垂者凡喪至小斂大功以下初即絞之今殤大功於小斂服麻散垂至成服後亦散不絞以示未成人與成人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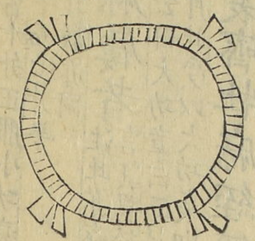
馬融曰長殤以成人其絰有纓中殤賤禮略其絰無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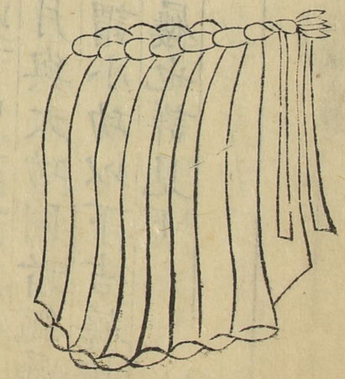
王肅曰大功已上以繩爲絰之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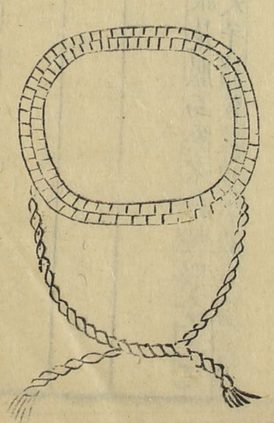
陳銓曰長中殤唯以絰有纓無纓爲異爾

敖繼公曰文謂禮文也縿當作緣檀弓曰齊衰而緣絰正謂此也緣絞也絰謂首絰也垂者其纓也殤絰之有纓者不絞其纓而散之此亦異於成人者故以諡之測若水曰何以服殤也爲其同於父之親也從其同於夫之親也爲其適之重也其九月纓絰者何也正服也其七月不纓絰者何也殺也變也









於其尊同者若所不可得而絕者亦服此服也其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國君者爲外喪君之受服固不視其卒哭之節適婦雖內喪而其禮則比於命婦但三月而葬故君亦三月而受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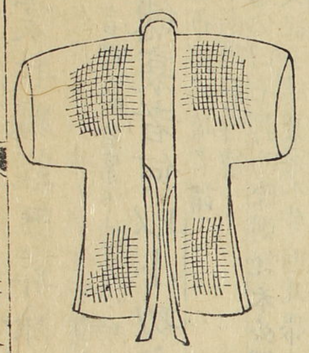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小功之麻同○疏此章有降有正有義降則衰七升冠十一升十升者降小功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十升者降小功也即葛絰帶也三月而變衰葛九月而除之婦人異於男子功與正大功直言義大功之受者鄭云此受盡於此其小功至葬唯有變麻服葛因故衰無受服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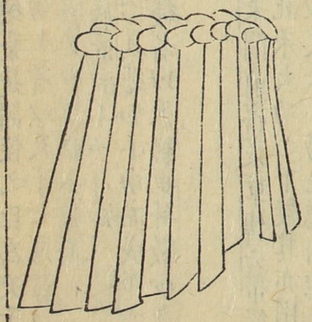
敖繼公曰大功布三等受布二等此於大功與受布各見一等者但以其一相當者言也觀此則其上二等之受布亦可見矣

總衰服

總衰衣　總衰裳　纓如小功細而疏



總衰衣



總衰裳

枏敬曰案尊屬之殤止於叔父姑自世父以上長於父則無殤父母雖殤不在殤服之等其爲斬齊猶之成人也有如十八之父母死爲長殤九月服即除可乎古者男女年十二以上皆可冠笄苟男已冠娶女已笄嫁雖殤猶成人也

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

注經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經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以下經無纓也○疏經之有纓所以固經猶如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大功中殤有之自大功以下經有纓明矣知一條繩爲之者見斬衰冠繩纓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故知此經之纓亦通屈一條繩屬之經垂下爲纓可知小功以下經無纓者亦以此經中殤七月經無纓明小功五月以下經無纓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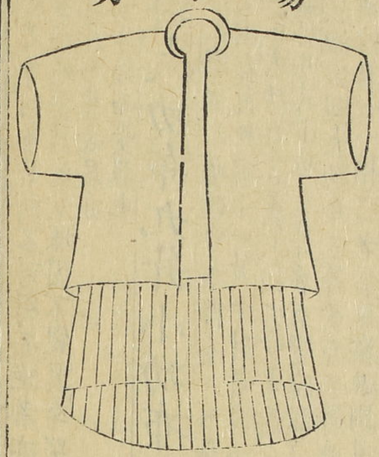
敖繼公曰纓經謂纓其經也纓即經之散垂者大功之纓經亦右本在上其異於成人者散而不絞爾纓經上於大功九月故此七月者雖亦大功而不纓經所以見其差輕也此經雖不纓猶以麻之有本者爲之以其爲大功之服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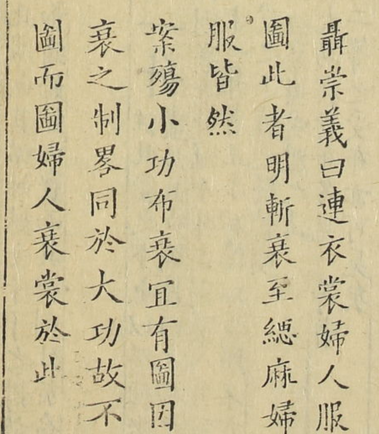
注受猶承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厚大夫皆卑大功輕於前殤卒哭而受服○疏此成人大功輕故於此成人大功言之乃因輕以見重且明有纓者之止於此也受以小功衰者說大功布衰裳而以小功布衰裳受之也即葛絰帶也三月而變衰葛九月而除之婦人異於男子者不葛帶此章特著受月者以承上經無受之後嫌與之同亦且明受衰之止於此也此三月受服上下同之章內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而服問又言君主適婦之喪是諸侯雖無大功而

總衰嘗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疏此總衰是諸侯之臣爲天子在大功下小功上者以天子七月葬既葬除去也此不言帶纓者案下傳云小功已上又纏雖如小功升數又少故在小功上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 則帶纓亦同小功可知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之總今南陽有即總者謂之總也凡布細而疏者謂

殤小功



殤小功婦人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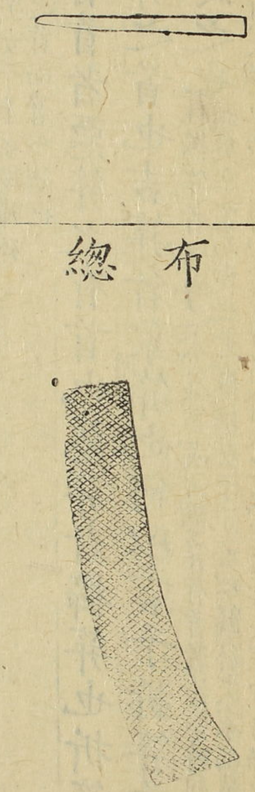


聶崇義曰連衣裳婦人服特圖此者明斬衰至總麻婦人服皆然

案殤小功布衰宜有圖因布衰之制畧同於大功故不復圖而圖婦人衰嘗於此

笄

二圖出陳祥道禮書



布總

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髮 注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髮露紒也箇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也 敖繼公曰髮者露紒之名也此雖然矣故士喪禮辛斂婦人髽于室自此以至終喪不變也此言笄總髮衰皆所以示其異於男子則與男子同者此不見之者以經唯主言首絰帶杖屨也士喪禮曰婦人牡麻絰結木是亦婦人斬衰要絰之異者此不見之者以經唯主言首絰帶杖屨也士喪禮曰婦人牡麻絰結

衰三年 注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十二幅頭向下倪頭向上縫齊倍要也深衣則衰無帶下者此裳既縫著衣不見衰衣不須要以掩裳上際故知無要也又無衽者男子裳開兩邊露裏衣是以須衽屬衣兩旁垂之以掩交際之處此既下如深衣縫之以合前後兩邊不開故不須衽以掩之也

郝敬曰鄭注謂婦人衰不言裳者衣與裳不殊無據或因周禮王后六服但言衣故附會之與詩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此婦自言己服也又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此人刺婦人服也安在其爲不殊耶昏禮女純衣纁裳纁裳即裳鄭避不殊之證解裨爲衣緣豈有言衣不及裳復言緣者耶即本記衣衽尺寸各殊衽即裳未別男女也如冠笄男女異記明言之矣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注總六升者首飾也○疏此箭笄長尺檀弓榛以爲笄亦長尺則大功以下不得更出紕後所垂爲飾也容差降皆用一尺而已此斬衰總六寸總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笄同也

敖繼公曰總六升亦但指卒哭以前者也其卒哭以後當與男子受冠之布同七升既練則八升也變服之後其長之異同則未聞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注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疏此二者皆期笄有首至卒哭女子子哀殺歸於夫氏折吉笄之首而著布總也服婦人以飾事人雖居喪內不可頓去修容故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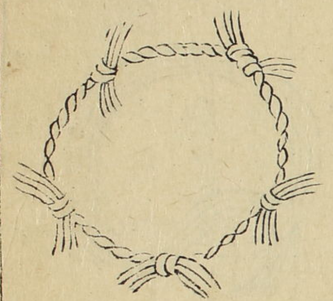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惡笄者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不言婦終之也注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爲其夫飾也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疏案玉藻沐櫛用櫛鄭云櫛白理木櫛即栉也以白理

木爲梳櫛也此注云櫛之不爲笄即此木也

敖繼公曰云有首見惡笄之制也言笄有首而復云以髽見成服以後猶髽且明齊衰而髽者之止於是也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則不復髽矣婦則惡笄以髽自若也此亦微有內夫家外父母家之意總之用布五服婦人皆然特以齊衰章亦不言總故記因而見之也獨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者婦惡笄以終喪無折笄首之事故不言婦也傳引記文云笄有首則記之惡字似衍

郝敬曰始死盡去笄總露髮成服則惡笄布總此女與婦同著也既卒哭女子適人者歸夫家則以吉笄易凶笄若笄不可更受又不可純吉用吉笄而去其首此女與婦異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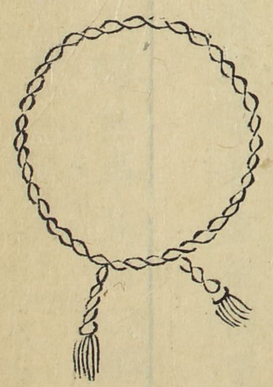
小功葛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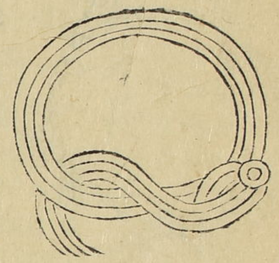
小功服

小功葛絰腰絰小功葛帶

腰絰



小功葛帶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注澡者治去苧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

殤而反以報之○疏此殤小功章本齊衰大功之親爲殤降在外小功故在成人小功之上也自士以來皆帶在絰下今此帶在絰上者以大功已上絰帶有本小功已下斬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絰上倒文以見重也言小功者用功細小精密者也殤大功直言無受不言月數此直言月不言無受者聖人作經欲互見爲義又下章言即葛此不言即葛亦是兼見無受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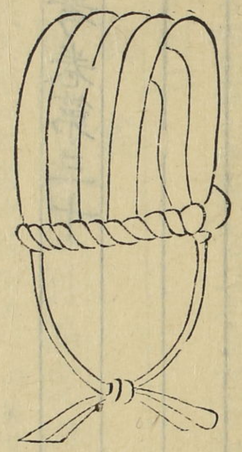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注即就也小功三月變麻因改衰就葛絰帶間傳曰小功之葛與

絰之麻同○疏此是成人小功章輕於殤小功故文緼故有變麻從葛故曰即葛但以日月爲足故不變衰也

即葛不云三月者已於大功章見之故不言也

緦麻服

緦麻澡纓



小功緦冠

左縫不灰

治纓則灰

治

緦麻三月者注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疏此五服之至輕者故以緦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澡治苧垢之麻爲絰帶故曰緦麻也

乾學案注以麻爲言麻者多以絲帶言也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注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疏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麤細如朝服數則半之

敖繼公曰十五升者將爲十五升布之縷也抽其半而爲布則成布七升有半也此比於他服之布爲稍疏比於他布之縷爲最細細者所以見其爲輕喪疏

看所以明其非吉布若布縷之或治或否其意亦猶是也曰緦者蓋治其縷則縷細如絲故取此義而名之亦以異於錫衰也此布七升有半乃在小功之下者以其縷細也凡五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為序其麤者則重細者則輕故升數雖多而縷麤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緦衰之上是也升數雖少而縷細猶居於後如緦麻在小功之下是也

雜記緦冠繰纓注繰當為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為纓纓以輕故也絰之繰字絲旁為之非澡緦緦衰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為絰之澡有事其布以為纓者緦麻既有事其縷繰則又治其布謂縷布俱治也陸佃曰繰讀如蠶繰之繰繰纓散絲纓也即言絲嫌又散也

徐師曾曰小功緦麻之服輕故縫向左而同於吉緦服又輕故以灰澡治之布為纓然但云澡纓則冠與衰皆治縷不治布可知矣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纂修官協辦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務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服制二

衰裳

儀禮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注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疏自此已下盡衽尺二寸記衰裳之制用布多少尺寸之數凡者總五服而言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內幅向外內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內幅三袧者據裳而言為裳之法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攝之以其七幅布幅二尺二寸四丈四尺若不辟積其要中則束身不得就故須辟積其要中也要中廣狹任人麤細故袧之辟攝亦不言寸數多少但幅別以三為限爾袧辟兩側空中央者袧是屈中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著自然中央空矣裳前三幅後四幅者前為陽後為陰

象陰陽也

敖繼公曰凡衰謂凡名衰者也衰外削幅者所以別於吉服之制亦如喪冠外畢之類裳不變者衣重而裳輕變其重者以示異足矣故裳不必變也

若齊裳內衰外注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疏裳內衰外者上言衰外削幅此齊還向外展之

上言裳內削幅此齊還向內展之先言裳者凡齊據下裳而縉之裳在下故先言也斬四緝者謂齊衰至緦麻並齊齊則有針功緦之名雖沒去齊名而齊可知也

敖繼公曰裳內衰外與其削幅之意同亦以齊衰別於吉也凡齊主於裳也故先言之

負廣出於適寸注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疏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出於辟領旁一寸總尺八寸也

敖繼公曰負之廣無定數唯以出於適旁一寸為度也其長蓋比於衰與

適博四寸出於衰注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不著寸數可知也○疏此辟領橫廣總尺六寸除中央四寸當衰衰外兩旁各出衰六寸故云不著寸數可知也

敖繼公曰適辟領之布旁出者也云博四寸又云出於衰則出於衰者非謂其博也然則博者其從之廣與凡為衣必先闊當項之處其上下之度相去四寸左右之廣則隨其人之肥瘠而為之闊狹不定也凡吉衣皆方鄒之所謂方領是也此凶服亦方領其異者則但翦其上下之相去四寸者而不殊其左右之布使連於衣而各出於肩上之兩旁以為適所謂適博四寸也以其橫之闊狹不定故不著其出於衰之寸數唯言出於衰而已

王廷相曰辟領向外謂之適左右各廣四寸反摺向外即今之開肩寫餘布不絳於領中而著之於外也衰博四寸當心辟領左右各四寸則當中闊八寸矣皆反摺向外則出於衰外左右各六寸矣

衰長六寸博四寸注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考子衰咸無所不在○疏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衰處

無所不在者以衰之言摧考子有哀摧之志也負者荷負其悲哀在背也適者以人子哀戚之情專適於父母不兼念餘事也是其四處皆有悲痛無所不在也

敖繼公曰五服之屬及錫衰以下疑皆以衰為名則是凡凶服爭服無不有此衰矣其辟領亦當同之若負版則唯孝子乃有之故記先言之也孔子式負版者以其服最重故爾

衣帶下尺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疏謂衣要也衣即不著尺寸者人有粗細取定為限也足以掩裳上際者若無要則衣與裳交之間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見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旁兩廂下際也

敖繼公曰此接衣之布其廣亦無常度唯以去帶一尺為準豈亦以人有長短一不齊故與帶謂要絰也絞帶布帶亦有焉

王廷相曰後儒因鄭賈之說遂於衣下施要取布半幅橫綴於身下謂之衣帶其謬妄無據不成法制殊為可鄙近世四明黃氏潤玉五衰圖論曰經謂衣帶下尺者言人隨身長短於衣之度而言也人身有長短不可槩以尺寸計之止於束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也今解之曰此蓋舉上尺為度爾非如此不足以掩裳際黃氏之論得之也

郝敬曰衣即衰帶大帶凡禮服吉凶皆有大帶衣長出帶下尺使不見裳要也

衽二尺有五寸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皆取布三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疏掩裳際者對上要而言此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上正一尺為正正者正方不破之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為止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以婦人之服連衣裳衰

無帶下又
無衽也

王廷相曰注疏謬誤之大莫甚於此近世丘氏有云注疏有緦衰於外衿之上之文既曰有外衿則必有內衿矣今之衰衣之制止有衣身而繫帶於兩旁如一世俗所謂對衿衣者衣著之際遂使衰不當心殊失古制今擬緦繫帶四條以外衿掩於內衿之上則貝服之際衰正當心矣丘氏雖有是論然不知以衿施於衿下續於衣正幅之旁雖欲以外衿掩內然領止於領下安得斜掩於脇亦不通之論也惟四明黃氏論云衽二尺五寸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尖裁為燕尾狀施於領下作內外衿乃為得之蓋衣必有衿而後可以掩其胷體若如鄭賈之說是衣皆無衽如對衿比甲之制矣當心正中其膚體必是暴露豈事理之順適聖人制衣之善哉今案戴記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若在緦之兩旁安謂之上大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論語曰被髮左衽謂左掩其衿也若在緦之兩旁安有交義今解之曰衰領當如二渠相交衣身承領不盡別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緦於衣身之旁以承領狹頭皆向上廣頭向下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緦旁際此以一為上衽以一為下衽黃氏所謂領下旋衿是也

黃宗羲曰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緦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緦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頗異而其義則同蓋以深衣之緦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緦於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為鉤邊在此為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為得矣且衣既對交斜裁之為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與衣齊在左者為外衽在右者為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為得之

袂屬幅 注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疏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為衣皆去邊幅一寸為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為袂也必不削幅者欲與衣二尺二寸同縱橫二尺二寸正方也

敖繼公曰袂屬幅而不削是緦合之凶服之制或異於吉也此袂之長短蓋如深衣之袂亦反屈之及肘

衣二尺有二寸 注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相而言總前後計之為四尺四寸○疏衣二尺二寸得二尺二寸屬幅又二尺二寸共長四尺四寸也周尺十寸只有漢尺八寸布幅四尺得三尺二寸四寸又得三寸分矣布幅中度狹廣如此亦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舂時揖尚右手三尺五寸二分之長亦無不可焉

袪尺二寸 注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反屈及肘矣使布幅少狹別以布而續之如尚右手○疏尺二寸者據複攝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之袪同

杜佑曰周制凡五服在上曰衰衰在下曰裳衰謂此也縗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幅裳內削幅鄭玄云削猶殺也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內殺其幅猶有餘也身長二尺二寸合前後為四尺四寸兩邊凡八尺八寸經云衣二尺有二寸鄭玄云衣自領至要二尺有二寸是也鄭亦以此為袂中之數則袂亦正方二尺二寸也以古布幅廣二尺二寸禮記所云端衰謂此也縗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布謂之袪經云袪尺二寸馬融云袪末也尺二寸足以容拱手也喪拱尚右手又衣下施要取半幅橫綴身下長短隨衣經云衣帶下尺鄭云謂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又於要兩旁當縫各綴一衽經云衽二尺有五寸鄭云衽所以掩

喪服傳斬衰三升 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疏不言裳者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為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舉此以包義也

檀弓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注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疏此語通於五服衰以表情制有法度若精麤廣狹不應法便為失禮雖有不如無也

陸佃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據此布之精粗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者服精卑者服粗馬晞孟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於一猶可以識之故曰寧無衰

黃榦曰左傳載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燕膳夫屠蒯入諫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以此臨之物者心貌哀戚之實以爾其服若今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也蓋哀戚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容若但服衰於身而心貌無哀戚之實者寧如不服衰也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注邊偏倚也○疏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言齊衰則斬衰可知大功雖輕猶亦不可著衰服為勤勞之事也

張子曰齊衰不以邊坐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縣子曰紿衰總裳非古也 注非時尚輕涼慢禮○疏紿葛也總疏布時尚輕細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總布為裳故云非古也

裳際其制上正方一尺之下角斜向下長尺五寸末頭闊六寸今但取三尺五寸布交解相沓裁之即可亦謂之燕尾今闊頭向上取象與吉服之衽相反又取布方尺八寸著背上上縫著領下垂之謂之負繩云負廣出於適寸鄭云負在背上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也今據辟領廣尺六寸負各出一寸故知尺八寸其闊領處左右各闊四寸向外辟斂之謂之適繩云適博四寸出於衰鄭云適辟領廣四寸則兩闊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又取布長六寸博四寸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其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故以衽藏之於要上每一幅為三辟積其辟積相向為之謂之衲其衲大小隨人要粗細為之經云裳內削幅幅三衲鄭云衲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案喪服本文其義曉悟歷代著述悉皆手寫本經今不必全幅蓋中破為之故禮記深衣篇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是六幅交解之也若斬衰即衰與裳不緝緝若齊衰以下衰則外緝之裳則內緝之謂之衲經云若齊衰內衰外展之展則緝緝也案喪服本文其義曉悟歷代著述悉皆手寫本經今先言其制次引經文

所冀後學易為詳覽

陳祥道曰衰博四寸當心辟領博四寸出於衰則綴於兩廂各去衰二寸以其及闊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負廣尺八寸矣廣尺八寸也辟領去衰二寸并辟領四寸與衰四寸此所謂與闊中八寸兩之為尺六寸也辟領長稱之則辟領之長蓋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布亦三升敖繼公曰此袂廣二尺二寸而祛尺二寸亦謂圍殺一尺如深衣之祛也此衣與祛衽帶下之度古服亦然特於此見之爾

萬斯同曰案祛尺二寸者謂於二尺二寸之袂縫其下一尺而其下一尺二寸不縫也故祛謂之袖口乃通典謂繼袂之末又繼以廣尺二寸之布則失之遠矣

午七十

方慤曰古之五服自衰至緦一以麻若以絰為衰以緦為棠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叔仲皮學子柳注叔仲皮之族魯人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

也衣衰而緦絰注衣當為齊壞字也緦當為不樛垂之樛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縢學

告注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

請緦衰而環絰注緦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之

禁也注衍荅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

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注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絰舅非○疏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皮死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猶知為舅著齊衰服絰謂絞麻為絰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反以子柳妻為非禮之服子柳亦以為然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緦衰首服環絰衍荅子柳云昔者我喪姑姊妹我著緦衰環絰無人於吾相禁明其得著緦衰于柳得衍言乃使其妻著緦衰而環絰絰讀喪服傳云樛垂之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樛爾

黃震曰絰古讀如樛木之樛然方氏謂兩股相交絇絰故云絰絰則當音絇絰之絰此服之重者也緦衰之布細環絰則一股回環而不相絇絰此服之輕者也子柳雖受教於其父曾不若愚婦人之所為也此鄭氏以來之舊說而諸家從之者也唯陸氏云據文子柳乃叔仲皮之師其妻乃皮之妻妾為其夫叔仲皮衣衰斬衰而絰絰而叔仲衍以告子柳請使其妻為兄緦衰而環絰且言其妻嘗為吾姊妹亦服緦衰小功之服然禮於夫之姑姊妹有服於夫之兄弟無服

乾學案陸氏之說甚善但如舊說則是婦為舅姑服如陸說則是婦為夫之兄弟之服衍豈得預為之還當以舊說為是○又案若依陸說則上其妻為皮之妻下其妻文義亦不順故不如仍從舊說也

仲衍之請非也省室貴氏以陸說為長愚案若如陸說則學字不必改為斆衣字不必改為衰絰字不必改為樛

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注緦精澡與朝服同疏也又無事朝服精細今用十五升布為之緦麻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為衰服也加灰者取緦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

朱子曰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箇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於緦矣又不知是如何

端衰喪車皆無等注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于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

七百七十九

○疏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緝六寸之衰於心前故衣亦曰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故曰端衰天子至士制度同無等差之別也

凡弁絰其衰侈袂 注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疏凡弔服首著弁絰身著錫衰緦衰疑衰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服之袂二尺二寸此等三衰之袂半而益一大三尺三寸也若士則其衰不侈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於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周禮天官內司服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疏凡命婦者兼外內命婦也外命婦喪衰謂士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

春官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注制色宜齊同

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度者 注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濶促升數與裁制者

地官閭師不績者不衰 注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疏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開元禮凡衰裳之式並同儀禮其麻之升數則斬衰正服加服衰裳三升半 布八十縷為升 ○齊衰三年正服加服衰裳四升義服五升其縷四升半成布四升○齊衰期降服衰裳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義服齊衰三月者衰裳六升○大功降服衰裳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正服衰同十升義服十一升○緦麻正服義服衰同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政和禮古衰裳之制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裳前三幅後四幅皆三辟攝之斬衰裳與裳皆不練緝齊衰則外練裳則內練又以方一尺八寸之布置背上縫著領下垂之出於辟領外一寸又以博四寸之布為領出於衰之兩旁又以長六寸博四寸之布綴於衣外襟廣袤當心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以掩裳之兩際袂屬幅衣自領至腰長二尺有二寸衽長尺二寸○凡五服衰裳以布之精細為之等○凡斬衰之裳以繩為帶

齊衰之裳以布為帶

溫公書儀衰裳之制斬衰用極麤生布為之不緝衣縫向外裳縫向內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作三襉音輒皆屈兩邊相著空其中負版方一尺八寸此尺寸皆用周尺在背上綴於領下垂放之辟領方四寸置於負版兩旁各攩負版一寸亦綴於領下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前衿當心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衽用布三尺五寸留上一尺正方不破旁入六寸乃向下邪裁之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正方以兩正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掩裳旁際○齊衰以布稍麤者為寬袖襴衫○大功小功緦麻皆用生白絹為襴衫○凡緝者皆向外撚之○小祥則除負版及衰大祥後服皂布衫○凡齊衰以下皆當自制其服而往會喪今人多忌諱皆仰喪家為之喪家若貧親戚異居者自制而服之禮也溫公自注檀弓曰與其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為別每幅二尺二寸其經以八十縷為一升同服之中升數又有異者焉故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蓋當時有織此布以供喪用者布之不論升數久矣裝莒劉岳書儀五服皆用布衣裳上下異制度略相同但以精麤及無負版衰為異爾然則唐五代之際士大夫家喪服猶如古禮也近世俗多忌諱自非子為父母婦為舅姑妻為夫妾為君之外莫肯服布有服之者必為尊長所不容衆人所譏誚此必不可強此無如之何者也今且於父母舅姑夫君之服粗存古制度庶幾有好禮者猶能行之○又曰世俗五服皆不緝非也禮惟斬衰不緝餘衰皆緝必外向所以別其吉服也下俚之家或不能備此衰裳之制亦可隨俗且作粗布寬袖襴衫然冠絰帶不可闕也○又曰齊衰之服其尊則高祖曾祖父母伯叔父母親則衆子兄弟之子而世俗皆服絹是與緦麻無以異也宋次道今之練習禮俗者也余嘗問以齊衰所宜服次道曰當服布襈頭布襴衫布帶今從之大功以下隨俗且用絹為之但以四脚包頭帕額別其輕重而已此子思所謂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者也以俟後賢庶為釐正之爾○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為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

家禮斬衰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衣縫向外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向內前後不連每幅作三襉取襉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

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著爲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攩負版一寸

丘濬家禮儀節補喪服制度　度用指尺裁制之際又當量其人長短肥瘠以爲度○愚案喪服制度家禮備矣但詞義深古及附注所引用又多繁雜深於問學者固已瞭然於心若夫窮鄉蔑學之士泥文者各執己見任情者妄有作爲卒無定制竊不揣愚陋一本家禮而又考古禮經以參定之易簡古之辭以淺近之語庶幾學古者易曉云

斬衰　用極粗生麻布爲之斬不緝也凡衣裳旁及下際皆不縫緝

身　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用指尺每幅分中屈之爲前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二寸兩幅共四葉前兩葉後兩葉屈訖然後將後兩葉縫合爲脊縫留上四寸不合凡縫皆以邊以幅向外後有縫者皆倣此

袂　即袖也用布二幅亦各長四尺四寸與衣身同亦分中屈之亦長二尺二寸縫連衣身前後四葉又縫合其下際以爲袖口不削也不削謂隨其布幅不用剪裁修飾

衽　即袖之口也袖長二尺二寸謂不削也不削謂隨其布幅不用剪裁修飾　衽　從下量上一尺縫合之留其上一尺二寸不合凡縫皆以邊以幅向外後有縫者皆倣此

適　即所謂辟領也從衣身分中屈處直量下四寸即後兩葉脊縫不縫謂袖口原留不合處及在前兩葉之上邊前後四葉各橫裁入四寸當肩量下四寸處分裁從邊入中四寸錐裁開不斷裁訖分揖所裁者向外當衣身兩肩上爲左右適在左肩上向左爲左適右肩上向右爲右適既轉所裁者向外其間空闕處別用布一幅長一尺六寸闊八寸重揖爲兩長條不縫分前後俱名爲闊中領上下條上四寸下四寸將其下條之兩頭各裁去一覘方四寸除去不用留其中間八寸連上條裁訖將所留連上八寸處綴在衣身後兩葉合縫上原裁爲闊中處斜揖兩頭向前綴在前兩葉原裁爲闊中處此謂前闊中每幅上各從一頭直量入一尺先於上頭所量一尺處從左橫裁入中際六寸然後從上邊所裁六寸處斜裁去尋下邊所裁六寸處分爲兩片各長二尺六寸其兩片俱以所留一尺處爲上用裁開處相向其上片蓋下片垂下兩條如燕尾狀綴在衣身兩旁當腋下蓋過帶下尺以掩裳之旁掩分開者下垂之以上皆不縫邊

衣繫　案禮疏有綴衰於外衿之上之文既謂有外衿則必有內衿矣今世俗作衰綴帶於衣身兩衿之旁際如世俗所謂對衿衣者衣著之際遂使衰不當心殊失古制今擬綴繫帶四條一如朝祭等服以外衿掩於內衿之上則具服之際衰正當心矣

帶下尺　又用布高一尺上縫　衽　用布二幅各長四尺連衣身橫繞腰前後　衽　長三尺五寸長短隨人身前縫三幅作一聯後縫四幅作一聯後縫四幅上二箇其作帽子也於每幅布上頭將入腰處用指提起布少許揖向左又提起少許揖向左兩相湊著用線綴住而空其中間以為帽子其大小隨人肥瘦大約帽子如今人裙帽相似但裙帽向一邊順去此帽子則兩邊相向爾其縫也邊幅皆向內前三後四共七幅同作一要要兩頭各有帶

負版　用布一幅長一尺六寸廣四寸　綴於衣後當補領下垂之以上皆不縫邊

衰　綴在衣前左邊當心處

齊衰三年用斬衰次等麤生布凡衣裳旁及下際皆緝

身　袂　袪　適　帶下　衽　負版　裳俱與斬衰

同但布與緝邊不同
齊衰杖期制俱同上但用麤麤生布比齊衰三年所用者
又次等爾衰負版辟領裳俱同上

丘濬家禮儀節補（案楊信齋附注謂旁親不用衰負版辟領以為朱子後來議論之定者愚案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之別然則古人必異其稱矣當從家禮本注為是）

齊衰不杖期服制同杖期但用麤麤生布比杖期所用者
又次等爾
齊衰五月三月服制俱同不杖期
大功言布之用功麤麤大也服制同齊衰但用布比齊衰
稍熟爾無衰負版辟領餘竝同
小功言布之用功細小也服制同大功但用布比大功
稍熟細爾
緦麻緦絲也治其縷細如絲也又以澡治苧垢之麻為

經帶故曰緦麻服制同小功但用極細熟布為之

黃榦曰今案衰服衣衽袂袪帶下自斬至緦皆同惟衰負版左右辟領據儀禮注云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疏云衰者孝子有哀摧之志負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於父母不念餘事若然則此衰負版左右辟領四者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皆不用歟

楊復曰案注釋衰負版辟領三者之義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皆無衰負版辟領若此之類皆從後來之議論定者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先生之家所行之禮旁親皆為正

丘濬曰愚案服有五斬衰齊衰大小功緦麻是也惟斬齊二者謂之衰既同謂之衰則其制度必皆同矣但緝不緝異耳古人喪父以斬喪母以齊喪母而父在則齊杖期父沒則齊三年則是服之重者莫大乎斬與齊也齊衰服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之異用布則有粗細不同若其制度則未必有異也使其有異古人必異其稱矣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服皆同惟於斬齊二服又叫布一片當心亦謂之衰意者古人因此特用以為名稱歟不然何功緦之稱則專取於用功治絲之義而於此乃獨以其上衣為名哉必不然也儀禮注所謂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特就其重者言爾豈具服者於其旁親皆無哀戚之心特假是以為文具哉所見如此姑書之以俟知禮之君子

乾學案儀禮喪服經大功小功皆言布衰裳又言大功衰小功衰者不一而足即緦麻三月下注疏亦言布衰裳則五服未有不用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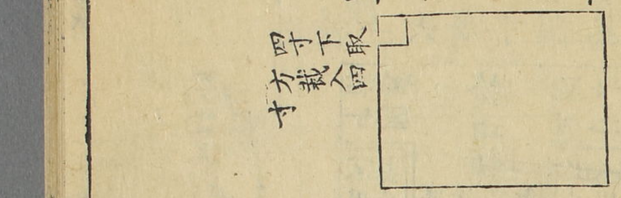
者且鄭注言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賈疏言凡衰者總五服而言而開元禮政和禮大功以下亦俱言衰裳則古人未嘗謂功緦不用衰也乃温公書儀則齊衰不用衰而易以寬袖襴衫朱子家禮則自大功以下俱不用衰後之言禮者率以二先生之言爲準於是輕喪皆不知有衰矣余往年過松江上海縣見有功緦之喪者皆準古禮製衰服歎其風俗淳厚今世士大夫宜共討論而修明之所謂以興太平者也

朱子語類問古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今以古人連屬之衰加於婦人而以殊裳之制加於男子則世俗之見皆以爲怪而不以爲禮也將如之何朱子答云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爲難從俗無害○問周大述先生說云衰服不比尋常衫領耶帛盤旋者只用直布一條夾縫作領如州府承局衫領然黃寺丞又述先生語云如承局衫領者非古制當如深衣直領未知是否朱子答云周說誤也古制直領如今婦人之服近年禮官不曉乃改云直襴衫又於其下注云謂上領不盤遂作上領襴衫黃寺丞說近是而未詳○問喪服之制朱子答曰衣帶下尺鄭注云腰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廖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如衣之圍橫綴於衣下謂之腰如今道服之橫攔但綴處稍高爾儀禮衰服用布有尺寸衣只列帶處此半幅乃綴於下以接之廖說是也○問喪服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謂凡用布三尺五寸周丈云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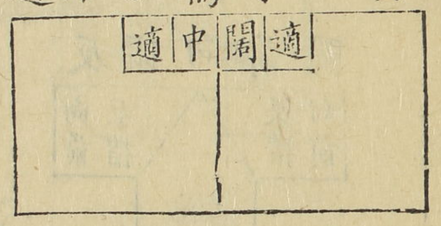
尺五寸布裁爲兩處左右相沓一邊之衽也彼邊亦
然廖丈圖說惟衰服後或有之似只用三尺五寸之
布裁爲兩衽分爲左右亦相沓在後與心聲啓圖合
恐不掩裳之兩際如何朱子荅曰詳廖之圖及釋録
示又批於原書行間云衽既以丈尺計之合如廖說
可更分於兩旁自足以掩之矣○朱子曰今人齊衰
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
用市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
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麤皆有升數所以說布帛
精麤不中度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爲所
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
又曰喪服葛巾極麤非若今之細也○因論喪服曰
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閔
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
猶愈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爲然先生曰禮時爲大某
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
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
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
須是朝廷理會一齊與整頓過又云康節說某今人
須著今時衣服忒煞不理會也○子升因問喪禮如
温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
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
今服加齊絰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
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
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問喪禮服今人亦有
欲用古制者時舉以爲吉服既用今制而獨喪服用

古制恐徒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猶些小事但恐考之未必是爾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又曰温公儀凶服斬衰古制而功緦又却不古制是何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差等皆有冠絰但功緦之絰小爾○又問君喪冠服荅曰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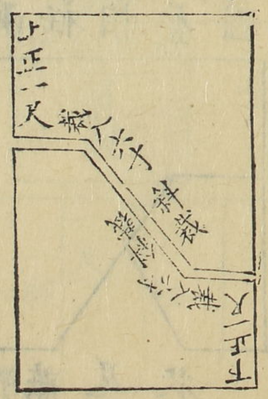
裁辟領四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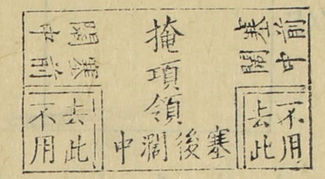
辟領四寸爲左右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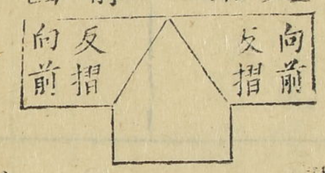
裁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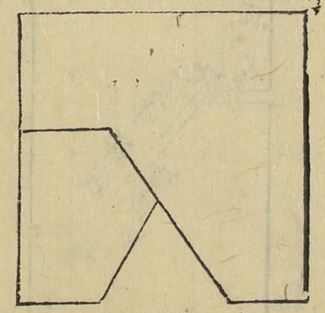
別布長尺寸八寨中領
用橫一六廣寸闊為圖



反摺向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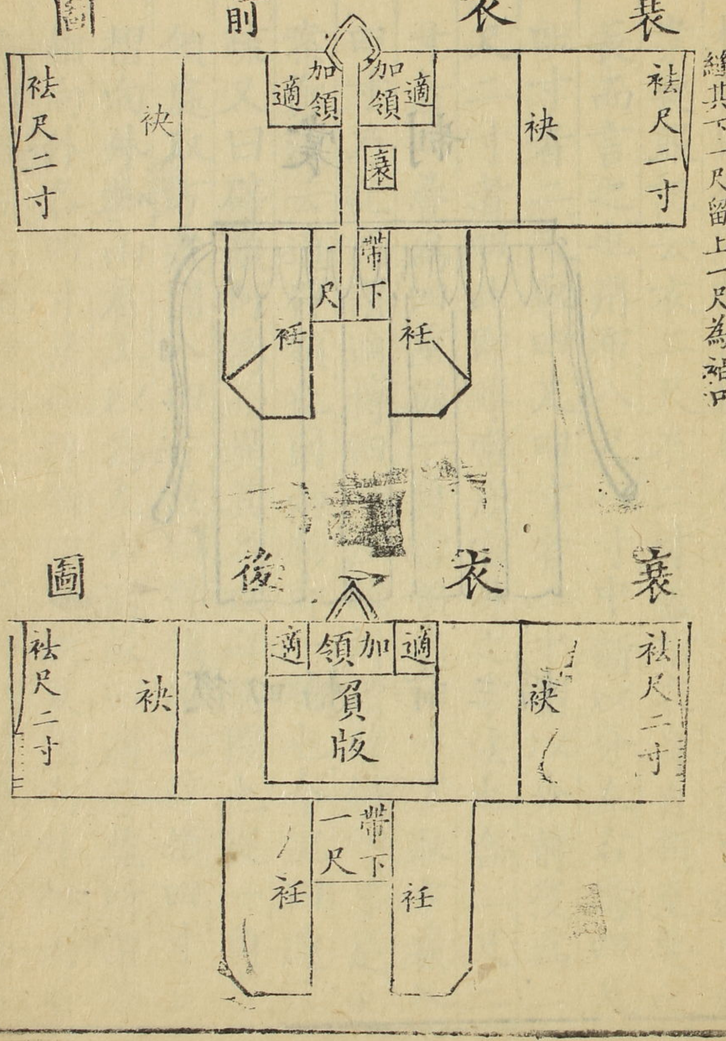
兩衽相疊圖



燕尾狀

衰衣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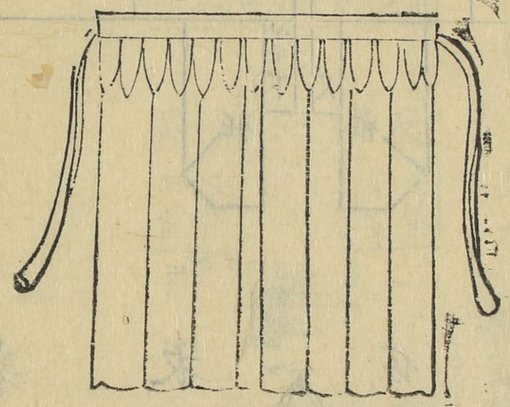
縫其下一尺留上一尺為祜口



衰衣後圖

楊復曰喪服制度惟辟領一節沿襲差誤自通典始案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要之長而言之也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此即尋常度衣身之常法也合二尺二寸者四疊爲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乃記所謂適博四寸注疏所謂辟領四寸是也案鄭注云適辟領也則兩物即一物也今記曰適注疏又曰辟領何爲而異其名也辟猶開也從一角當領處取方裁開入四寸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曰適乃疏所謂兩相向外各四寸是也辟領四寸既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

裳制



後四幅　前三幅

相並謂之闊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對亦謂之闊中乃疏所謂闊中八寸是也此則衣身所用布之處與裁之之法也注又云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謂別用布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闕當脊相並處此所謂加領辟八寸是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闊中與原裁斷處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為左右領也夫下一半加於後之闊中者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前之闊中者又倍之而為一尺六寸焉此所謂而又倍之者也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也古者衣服吉凶異制故衰服領與吉服領不同而其制如此也注又云凡用布一丈四寸者周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為一丈四寸也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寬其布以為鏃縫之用然此即衣身與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及兩衽又在此數之外矣但領必有袷此布何從出乎曰衣領用布闊八寸而長一尺六寸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除衣領用布闊八寸之外更餘闊一尺四寸長一尺六寸可以分作三條施於袷而適足無餘欠也通典以辟領為適本用注疏又自謂喪服記文難曉而用臆說以參之既別用布以為辟領又不言制領所用何布又不計衣身衣領用布之數失之矣但知衣身八尺八寸之外又別用布一尺六寸以為凡用布共一丈四寸則文義不待辨而自明矣

○又案喪服記及注云袂二尺二寸故左右兩袂亦二尺二寸欲使縱橫皆正方也喪服記又云袪尺二寸袪者袖口也袂二尺二寸縫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為袖口也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程氏遺書云古者八十縷為一升斬衰三升布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已為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有矣案程氏之說則今緦麻當用何等布曰閒傳云緦麻十五升去其半則用六百絲布正是今之稍麤麻布宜用之但云斬衰三升布為細則麤矣若三升布更嫌細則恐非三升織不成布矣

乾學案辟領之制楊說為長衽及衣帶之制黃南山王浚儀之說最善得此數說而衰裳之式無遺憾矣

呂柟曰斬衰裳皆斬也衰也者摧也摧折其心若不能以生明欲斬也猶曰天胡不斬我身云爾不斬則絞也故帶曰絞帶二者刑之極者也而孝子兼服之痛之甚也故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負版者負衰也負其摧悲之意於背猶曰前後無怙恃也辟領者適也適者責也開其領以責心也則何以至是乎痛之甚也○練去首絰負版辟領衰繩屨猶腰絰不除婦人去腰絰則冠笄衰裳帶曰其衰猶斬也其升同大功故禮曰服其功衰不言裳者衰之長

或可以緦裳其今之直領長衫而不緝者乎今大夫士以下練而白布裳是斬衰三月也

金賁亭曰喪禮衰衣圖無內外衿與儀禮不合案儀禮喪服云衰長六寸博四寸注云廣袤當心也疏云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袤當心觀此則衰衣有衿明矣今圖無衿而衰綴衣之左殊失當心之義

呂坤曰衰絰之不分明也非所以示別也斬衰重故期降二等緦麻輕又降小功二等布以升數經以指寸庶幾其準乎○案斬衰之布以三升則二百四十縷此至重之服其餘不得接次今擬期之布以五升四百縷大功六升四百八十縷小功七升五百六十縷緦麻八升七百二十縷麻絰用中指大指之端除甲內相抵圍圓一弧為斬衰大指頭抵中指第二節為齊衰大指抵中指第三節第四節為小功虎口緊緊圍圓為緦麻緦麻之絰粗如小指○服之制冠衰絰帶具而後成服五服未闋不敢除也故聖人重之緦麻輕之至也猶麻況期功乎今也麻冠爾小功而下葛冠爾緦終身可也服以飾情今也無情而飾雖終身可也

汪琬曰斬齊大功小功緦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亦謂之衰鄭玄云是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若衰之為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奚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旁親有加焉而遂可以不衰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宜矣顧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舉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案喪服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或牡麻絰纓布帶有受小功布衰澡麻帶絰或牡麻絰又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雜記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為衰之明驗也鄭玄云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又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

緦衰為大夫士疑衰此緦麻為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孝慈錄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已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為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緦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先王之制與○或問衰衣之有衰負版辟領也果獨為父母用之與曰否經傳無明文鄭玄之注賈公彥之疏亦然如曾孫為曾祖父母也適孫祖在為祖母也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也是皆難以旁親例者也其逐可不用衰負版辟領與家禮之與儀禮圖說蓋各發明注疏而猶各有所未盡也吾故謂齊衰必當有二式

萬斯同曰古之五服未有不用衰者不但齊斬用衰即功服亦曰功衰緦服亦曰緦衰是可徵喪服之必用衰矣故開元政和二禮及明之集禮猶仍其制而不變乃温公書儀則惟三年用之朱子家禮則惟期服以上用之雖失古人之制猶曰已所著書原非盡依古禮也勉齋信齋素稱達於禮者其於儀禮一書析之極其精矣乃謂禮惟父母用衰而旁親皆不用足何敢於背禮而為此無稽之論也家禮功緦不用衰或其未及改定之故正賴後人補之信齋反以期服用衰為過此豈可謂達禮者乎至於書儀之失尤不可言夫齊衰也而可用寬袖襴衫乎大小功也而可用白絹襴衫乎齊衰有三年母服亦將不用衰乎在公之意謂習俗如此無可奈何而為此說夫所貴乎君子者謂其能秉禮以正俗也今既不能正俗則已矣又以此筆之於書是非唯無以正之反若有以導之矣夫我不能強天下以由禮豈不能使吾身之由禮吾盡吾禮而世之從不從聽之而已今觀公之書則是公於喪服未必能一一如禮矣人望如公而為此非禮之服世之論者不謂公之徇俗而以公為樹之標必曰公猶如此吾儕何為不然是因公之書而先王喪服之制將從此而盡廢其始也人猶以為陋製其繼也人竟以為禮服矣不意賢達如公而布是也況敦厖禮之重者此而可徇又何以著書垂訓為哉彼開元政和諸禮亦豈能強世之必從但制禮者不可不如是厥書儀家禮二書無事不折衷至善實萬世不刊之典也獨於喪服猶稍有遺憾吾故不能以無辨

乾學案古之喪服自三年至九月皆有受服以初喪之衰疏而易壞故至卒哭即易其衰而受之以成布書儀之不言受服者以有居喪常服也家禮既不言居喪之常服又不言葬後之受服將齊斬之衰可服至三年期年之久乎抑葬後即除衰服但存齊衰期年斬衰三年之名乎凡此皆朱子之偶失而後人之所當補也乃秦溪瓊山亦竟未有補之者於此書寧無遺憾哉

墨衰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注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夏四月辛巳敗秦

師于穀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
襄公二十三年晉欒盈晝入絳公有姻喪注夫人有杞喪○疏杞孝公卒夫人有杞喪也樂王鮒使范宣子墨衰冒絰注晉自殽戰還遂常墨衰○疏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冒絰者言以絰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二婦人輦以如公注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

〔張子全書〕父在為母服三年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朱子語類〕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可以不服但有出入治事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申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

得申其禮

〔王廷相集〕或問三年之喪衣服何如曰衰練之服雖不能備而縞冠麻衣絰帶終制一日不可墨其衰庶乎喪之大節也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墨衰今宜服之否曰未葬服斬衰葬後服葛衫今人服生麻布衫小祥換練服墨衰不必服也

〔姚翼家規通俗編〕今世人謁見有司服入公門而事關身家不得不謁有司者則曰墨衰大曰我非貴官既不可凶服入公門而事關身家不得不謁有司者則從權而墨可也若我與有司相敵可以凶服見者則不必墨其餘若鄉之貴官及親友吉事視吾親輕重何如也何以墨哉

乾學案墨衰之制本後世失禮之事乃秉禮如張子欲服於母喪期年之外而朱子亦謂出入治事可以服之豈墨衰竟可為禮服乎愚謂母喪三年朝廷既定之為制有何所嫌而必欲墨其衰若夫出入治事難服齊斬則易以白布之衣如書儀所載葬後常服可也如曰衰不可廢而加之以墨則是欲守古而反大廢乎古欲盡禮而實大背乎禮矣不亦

作僞之至哉姚勉所言亦末俗之陋習不可爲訓揆時度理王馮二子之說得其衷矣

附深衣

朱子語類

答巖麗布深衣加衰云深衣爲古之便服朝玄端夕深衣吉服依玄端於凶服亦仿爲之則宜矣

又天祥深衣吉凶通服說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七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矩手以爲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爲文可以爲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爲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弔喪可以受弔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純素爾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爲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案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服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弔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爾案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爾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案問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莽歌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飾之間也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爲小功布者以大功條云公子之庶昆弟爲其母若父卒爲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爲大祥之服而亦爲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縓爾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爲吉服而言然略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皆用布而以精麤爲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爲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爲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貴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察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之於服輕者爾非如他衣服用綢帛采色則當專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爾皇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為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弔喪用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繢者乃是以盡飾為美此恐專為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縓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妨爾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為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乎纚竟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爾何以辨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

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玄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纓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為冠纓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為得矣必欲用某冠某纓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為吉服則今之緇冠為不必易也如其以為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為法而往弔者亦須知之玄冠不以弔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乾學案深衣雖吉服然古人於喪中往往用之如文公所援引最為明確故今備錄其說附於衰服之後

婦人衰裳

溫公書儀斬衰婦人用極麤生布為大袖及長裙衆妾以背子代大袖○齊衰婦人以布稍細者為背子及裙○大功婦人以生白絹為背子及裙○小功緦麻婦人勿著華采之服而已（公自注云古者婦人衣服相連今又相連故但隨俗作布大袖及裙而已）

家禮斬衰婦人用極麤生布為大袖長裙皆不緝衆妾則以背子代大袖

齊衰三年婦人服制　大袖　長裙　背子（俱同斬衰但用布稍細緝邊）

齊衰杖期婦人服制（俱同上）

大功婦人服制（同上但用布稍熟）

小功婦人服制（同上但用麻布稍熟細）

緦麻婦人服制（同小功但用熟麻布稍熟細者）

朱子曰婦女之服古禮不可考用溫公書儀可也

楊復曰儀禮婦人不殊衰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無帶下又無衽夫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未知備負版否領之制與否下如深衣未知裳用十二幅與否此雖無文可明但衣身必二尺二寸袂必屬幅裳必上屬於衣裳旁兩幅必相連屬此所以衣不用帶下尺裳旁不用衽也今考家禮則不用此制婦人用大袖長裙蓋頭男子衰服純用古制而婦人不用古制此則未詳

吉溶曰愚案此言則婦人亦有衰服但衰與裳相連而無帶下與衽爾今無可據雖不敢為負版辟領之制然亦宜用極麤生布如深衣制度為之上身外其

縫裳用十二幅內其縫斬衰則不緝齊衰下則緝之然既謂之衰則亦宜於衣左衿上如男子服制綴布一片以為衰雖未必盡合古制然猶仿佛古人遺意之一二如此則女皆古服矣謹書

所見如此以俟知禮君子質焉

丘濬家禮儀節補婦人服制大袖

用極麗生麻布為之如今婦人短衫而寬大其長至膝袖長一尺二寸其邊皆縫向外不緝邊準男子衰衣之制○案古者婦人皆有衰家禮本書儀而代以時俗之服所謂大袖者今世不知何等服也今人家有喪婦女或為短衫或為長衫其制不一案事物紀原唐命婦服褕翟大袖為禮衣又云大袖在皆子下身與衫子齊而袖大及考衫子之制乃云女子衣與裳連至秦始皇方令短作衫衣裙之分自秦始也據此說則大袖長短與衫子齊衫子既是秦所作之短衫則大袖亦是衫之短者但袖大爾然謂之大袖則裁制必須寬大今準以衰袂之袖為長尺二寸蓋準袂恐太長故酌中而準以袪爾

長裙

用極麗生麻布六幅為之六幅共裁為十二破縫以為裙其長拖地其邊幅俱縫內向不緝邊準男子衰裳之制○案事物紀原隋作長裙十二破今大衣中有之然不謂之幅而謂之破意其分一幅而為兩也故擬其制如此然古禮婦女亦有衰不若準衰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每幅為三襉子為不失古意姑書所見以俟擇者

胡翰曰朱子定禮男子自緦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參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環之屬考之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裳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爾非今大袖也檀弓注云去纚而露髻夫云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爾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傳云總六尺長六寸箭笄長尺猶今釵與頭繒爾而今總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冢子斬衰裳首絰杖絞帶冠繩纓管纕即位而有事於外冢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環即位而有事於內何嘗黃錘大呂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勺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

問喪之記云覩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凶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呂坤曰婦人斬衰冠服同於男子近世之謬也竹釵布總蓋頭衣裳仍其裙衫是男女之別也布之外數陽縫斬衰扶絰同又曰禮家之制皆如此而近世混髽以束髮而羅麻絰於上其首絰腰絰竹杖桐梐之制皆同男子禮

汪琬曰喪問婦人可以不衰乎曰不可服以飾情貌相配吉凶相應故衰之為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旁親猶不可以不衰而況妻為夫妾為家長女子子為父母乎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充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服三

冠

既夕記冠六升外縫纓條屬厭注縫謂縫著於武外之者外其後皆縫著於武若吉冠則從武上鄉外縫之謂之外縫厭伏者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著冠在武下故云厭鄉內縫之縫餘在內謂之內縫若凶冠從武下也五服之冠皆厭但此冠上下據斬衰而言也

喪服記斬衰冠六升受冠七升齊衰冠七升受冠八升

總衰冠八升詳見上衰裳卷

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注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縞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太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左辟象吉輕也○疏此言吉凶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纓與武共材故云上辟縫向左左爲陽陽吉也凶冠縫祥猶條屬縫向右也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向左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后緌注不緌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緌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叙緌故云而后緌也夫祭縞冠亦有緌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緌也

檀弓喪冠不緌注去飾

陳皓曰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
以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緌喪冠不緌蓋去飾也
吳澄曰吉冠既結其纓而垂其餘者爲飾謂之緌喪服斬衰冠以繩爲纓齊衰以下冠以布爲纓其纓結於頷下而無所垂之餘喪哀從質非如吉冠之文而有飾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縮從也今禮制衡讀橫

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疏古自殷以上質古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禰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直縫多作襞而橫縫之時人因謂古時亦相反記者釋云非古也明是周世如此古則吉凶同直縫

橫渠張氏曰吉冠之制豎搭過布布幅以二尺二寸爲率則前後共有四尺四寸首圍所占之外餘廣尚多而爲縫以文多故爲吉凶冠則橫繞布直縫無文至後世不然故曰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陳祥道曰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爲縮縫順緯爲橫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橫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之

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注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

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已祥祭而服之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疏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紕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爾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者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爲縞重素輕不知何據

陸佃曰縞冠玄武孫爲祖既祥之冠言既祥相備也縞冠玄武在上父親而先祖也期而小祥孫爲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

以有承重之端焉

方慤曰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者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者有禫餘哀故也于姓之冠爲外武爲內爲祖而縞尊尊於上也爲父而玄在上武在下冠爲外武爲內爲祖而縞尊尊於上也爲父而玄親親於下也爲祖而凶制義於外也爲父而吉本仁於內也

大帛不緌注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緌凶服去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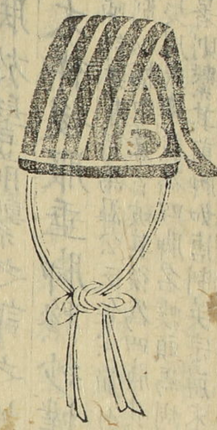
開元禮斬衰之冠六升右縫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冠外紳外紳者冠前後屈而出於武外厭縫之也小祥練八升布爲冠纓武亦如之大祥縞冠素紕纓禫祭玄冠皂纓○齊衰三年冠七升右縫布纓武冠內紳小祥練九升布爲冠纓武亦如之○齊衰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降服冠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右縫布纓武冠內紳○大功降服正服冠十升義服冠十一升冠左縫不厭○小功殤降服正服冠十一升義服冠十二升○緦麻冠十五升去其半左縫不厭成人降服正服冠十一升義服冠十二升○緦麻冠十五升去其半左縫不厭政和禮凡冠制斬衰通屈繩爲武齊衰以降以布爲武緦麻澡治其布爲武皆垂其下爲纓其冠以布爲三辟襞前後屈而出於武其外厭而縫之爲外紳其內厭而縫之爲內紳以上辟襞向右小功以下辟襞向左

温公書儀冠比衰布稍細廣三寸跨頂前後以紙糊爲材上裹以布爲三帙皆向右縱縫之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反屈之縫於武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於武上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齊衰以布稍細者爲布四脚其制如幅巾前綴二大脚後綴二小脚以覆髻自額前向頂後以大脚繫之大暑則屈後小脚於髻前繫之謂之幞頭○大功以生白絹爲四脚黲紗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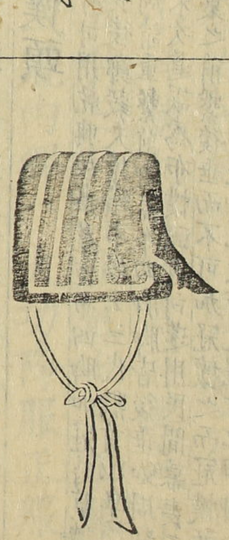
陳師道集司馬温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羣臣布四脚加冠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爲四脚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皁絹裹髮周武帝裁爲四脚名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脚蓋布四脚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如唐制英宗崩宋次道誤爲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幕喪之服以今漆紗幞頭去其鐵脚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幞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大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爲繁矣

陳祥道禮書吉凶冠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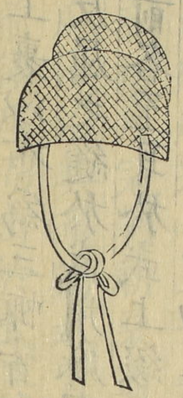
冠制有梁有武有綏有纓有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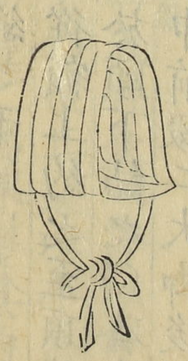
周委貌冠釋名曰委貌上小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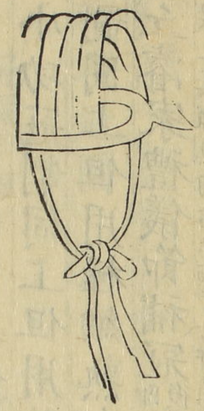
夏母追冠狀如覆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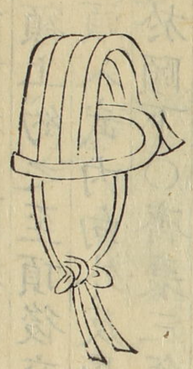
緇布冠古時不綏後世有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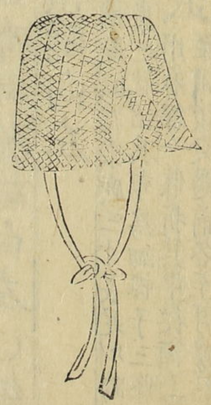
右皆吉冠



子姓冠縞冠玄武其制厥



大白冠其制厥不綏



既祥冠縞冠素紕其制厥無綏

乾學案此書本載喪禮所以及於吉冠者因陳吊之禮書不列喪冠圖欲知喪冠不可不知吉冠故也

家禮斬衰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爲三幅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曲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結於頤下○齊衰三年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麤生布爲之又以布爲武及纓○齊衰杖期冠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大功冠制同上但用稍熟布以上辟積縫皆向右○小功冠制同上但用稍熟細布辟積縫向左○緦麻冠制同上但用極細熟布辟積縫向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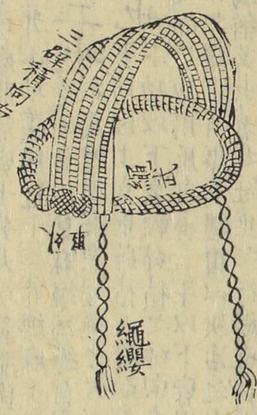
丘濬家禮儀節補冠即所謂梁也稍厚紙爲梁廣三寸長足以跨頂前後用稍細布裹之就摺其布爲細幅子三條自過兩頭盡處卷屈向外以承武是謂外紳武用麻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爲纓又以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頤下案禮喪冠條屬疏謂纓武同材今世俗別用繩爲之非是合冠制先將冠梁折彎安在其上向外縫之垂纓兩旁下結武內又於冠梁兩頭盡處各出少許於外向上却將武安在其上向外縫之垂纓兩旁下結

齊衰冠制俱同惟武用布一條重疊之折其中從額上約之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用線綴之爲武各垂其末稍爲纓結之頤下○案世俗齊衰下冠武往往背紙爲材用布裹之別以布爲纓非儀禮條屬之制不可用

家禮喪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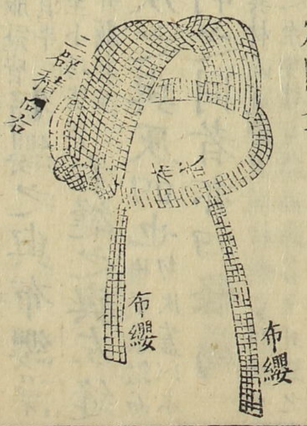
斬衰冠

冠闊三寸



齊衰冠

冠闊三寸



大功冠制同齊衰○小功冠辟積向左餘同大功○緦麻冠澡纓餘同小功

丘濬曰案今世俗於冠兩旁當耳處垂兩絛
絮不知於禮何據意者用充耳之說而誤邪

黃榦曰案五服之喪冠其制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

斬衰正服義服冠皆六升齊衰三年杖期與不杖期降服冠皆七升
與小功殤服冠皆十升大功義服冠皆九升齊衰三月冠九升大功殤服大功正服
十一升小功義服冠十二升緦麻義服冠十五升抽其半

纓二也

布爲纓總冠澡纓纓之大小布之升數未詳

右縫之與左縫三也

大功以上哀重辟積之縫向右小功以下哀輕辟積之縫向左

勿灰之與灰四也

惟斬衰鍛而勿灰蓋以水濯之而已勿用灰自齊三年至小功皆用灰治之總則有事其纚復以灰治之也

纓之與布纓澡也

屬猶著也著之冠北之爲纓也吉冠纓武異材凶冠纓武同材斬衰則用一條布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廂各至耳綴之條繩齊衰以下則皆用一條繩齊衰以下則皆用一條布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廂各至耳綴之爲武其餘垂而結之隨下者爲纓

外畢二也

外畢者冠落頹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爲之兩頭縫畢向外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又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向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

辟積之數三也

白斬至總其冠皆廣三寸

制四也

自斬至緦冠纓武同材斬衰之冠則又異於他衰冠也故緝纓以辨布纓澡纓也約屬以辨布武澡武也右縫以辨小功緦麻也外畢以辨吉

冠也故天子右縫十有二幅皇太子親王右縫九幅皇孫者王右縫七幅卿大夫右縫五幅士及庶人右縫三幅皆三辟朱子曰古者五服皆三辟當十二梁孝臣如其本品○文皇后之喪則東宮親王孺布練冠九梁皇孫孺布冠七梁皇孫女孺布蓋頭則六梁皇后之喪則東宮親王孺布練冠九梁皇孫孺布冠七梁皇孫女孺布蓋頭則六梁不然則熟麻帽然其廢冠則一也古者婦人去腰絰則葛帶今不帶古者練冠緣緣今不緣緣不帶不可天子白羅袍銀帶絲鞋白羅軟角巾御大夫士布襴衫木王淮之議也

括髮

雷文輝喪冠纓武條屬據鄭釋喪服斬章首經謂首絰象繩布冠闢項冠繩纓謂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釋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亦同賈孔遂謂喪冠纓武同材其說非也喪冠自有武武垂下爲纓釋雜記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亦同賈孔遂謂喪冠纓武同材其說非也喪冠自有武武爲纓卷古者居冠屬武則喪冠之武不屬於冠而其材當亦用布爲之升數同於冠錐輔衰至重未聞纚之可以爲武也喪冠自有纓條屬之制其材蓋通屈一條繩若布爲纓左頭屬冠遶頤而上右頭亦屬冠略如吉冠之組纓左右以二組兩頭自笄而下結之頤下而有所垂爲綏也故雜記云以別吉凶吉冠之組繫之笄不屬之冠喪冠之纓則屬之冠此吉凶冠纓之別也且喪服首絰大抵右本在上朱子謂以麻尾藏麻根之下麻根搭麻尾之上纓殺之則此麻絰固著於冠武之外遶額環項若如舊說又將一繩約額至頁交過兩耳上纓之冠下垂之頤而交結之則是額上項後內一繩爲武外一繩爲絰有兩繩相累矣內若布武尚可加以繩絰兩繩累於額項安得固哉且喪服傳本文止言冠繩纓武雖相屬而材則別也愚意非居冠冠武不相屬則著喪冠者先著布冠後著布武以固冠而繩布之纓其條本屬武強於頤下麻絰加於武外遶於額頂制略如此

儀禮士喪禮卒斂主人髽袒衆主人免于房注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改初喪服也髽髮者去笄纚而紒免者將斬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幝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也于房于室釋髽髮宜於隱者○疏知將斬衰者雞斯也將齊衰雞斯者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注云雞斯當爲笄纚是將斬衰者雞斯也將齊衰素冠者問喪云斬衰髽而紒笄纚而紒者此即喪服小記云斬衰髽與斬衰同故云去笄纚而紒紒上著髽髮以麻免而以布是母雖齊衰初亦髽髮以麻爲母髽髮以麻免將袒以免代冠者此亦小斂節與斬衰括髮同時此皆據男子若婦人則用髮髽與髽髮同皆以麻布自項而向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如著幝頭焉免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爲異也髽髮宜於隱者○疏知髽髮宜於隱者并下文婦人髽于室兼言之也

杜佑曰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著之自額而却交於項中并其未覆紒而前縱連之如冠弁象

敖繼公曰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則始死之服于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今既小斂主人乃去冠與纚而以布爲免二者皆所以代冠也其制雖不可考然以意求之疑其度但足以繞紒而已以其無纚故謂之髽髮言括結其髮也以其無冠故謂之免言因免冠而爲之也小斂之日喪事方始乃以二者別親疎而復以經帶之差絰之曲禮曰生與來日其此之謂乎于房兼髽髮者異處也免不言袒可知

婦人髽于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髮者既斬衰去笄而纚者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冠笄相對男子既去冠而著笄亦去笄而著纚則婦人亦去笄而纚可知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也亦去笄而紒者謂至小斂節男子去笄纚而髽髮則此將斬衰婦人亦去笄露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髮者謂從小斂著未成服之髽至成服之笄猶髽不改至大斂殯後乃著成服之髽代之也古者男子婦人吉時皆有笄纚喪至小斂男子去笄纚著髽髮婦人去纚著髽髮形先以髮爲大紒紒上斬衰婦人以麻齊衰婦人以布其著之如男子髽髮與免故云其用麻布亦如著幝頭然既髽髮與髽皆如著幝頭而異爲名者以男子陽外物爲名而謂之髽髮婦人陰內物爲稱而謂之髽也

敖繼公曰曾子問言婦爲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則吉笄而纚自若矣是乃將齊衰者也以始死男子之服準之則此時婦人將斬衰而下者之服皆當如此齊衰者之爲也髽者去笄總與纚而露紒也至是而當髽者乃髽其不當髽者但去笄總耳當髽者妻也妾也女子子與婦也非是雖三年者猶不髽此時當髽者皆在室故於焉爲之由便也

喪大記卒斂主人袒括髮變以麻婦人髽檀弓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疏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淺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爲其也若去飾之中最爲其也者何以有所袒有所襲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也

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注母服輕

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疏括髮者爲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上衽孝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爲母與父異者此謂爲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異拜賓後子往即堂下之位時則異也爲父此時猶括髮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而成服若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注云又哭是小斂拜賓竟後即堂下位哭踊時也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髽髮袒此是初括髮哭踊之時也又云男女奉尸俟于堂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之節若爲父於此時卽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此是又哭之節若爲父於此時猶括髮爲母於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爲母又哭而免

呂大臨曰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髽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冕弁之冕故改音問

朱子曰括髮是束髮爲髽儀禮注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即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髽也

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出尸出戶袒扗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注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疏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馮尸踊無算括髮袒下云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斂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

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鄭云失哀節了游習禮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蓋嗤之也

陳祥道曰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者有易衰無袒衣矣儀禮小斂之節主人髽髮袒婦人髽于室問喪曰三日而斂袒而踊之檀弓曰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又曰袒括髮變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又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子游曰知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說髽括髮以麻則小斂投冠脫髽髽髮而袒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哀戚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髽髮而袒叔孫武叔既小斂舉者出戶袒而投其冠子游嗤之則投冠髽髮宜在未舉出戶之前歟曾子問曰女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鄭氏曰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然則男子始喪若已成服不可以考鄭氏改雞斯爲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髽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孔穎達之徒遂謂始死去冠而有笄纚將小斂則去笄纚者素冠視斂其說無據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齊衰括髮以麻爲主人拜賓之時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小斂奉尸出堂亦用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與父同也尸出堂乾降自西階即位後位之時君大夫士一也則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皆加環絰也孔穎達曰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斂殯之時爾非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成服大夫士　日成服於理或然

方慤曰蓋小斂而後袒括髮則得其序矣出戶而後袒括髮則非其所也子游曰知禮所以甚言不知禮也

王廷相喪服說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括髮免髽之制何如曰斬衰男子去冠纚露紒以麻繩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曰髽齊衰以下男子以布廣寸亦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女既去冠笄首不可無喪飾也故男

髻而爲免女子以布爲髽如之
布一幅摺之而裹於首自前向
曰免之制繞於髽而頂無餘秃
然則三者不近於相類乎曰括
在男女則異其名爾男主外故
之也女主内故以内物爲稱曰
髮相半合結非乎曰此杜預之
後世被髮之誤自此始也非古
萬斯同曰括髮免髽之制注疏
布爲異是三物而一製也愚嘗
解愚謂玩此二字之義則必其
足以括盡其髮乎蓋古者有纚
而纚猶存至小斂幷纚去之而
用麻布此時不可以服縰故易
爲絰而加於括髮之上豈人之
氏固謂未聞又引舊說以爲如
於額突得毋自解而自背之乎
短髮而露其髽於冠禮謂之闕
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是說
也髽之式鄭司農謂麻與髮相
如慘頭爾昔夫子誨兄子以髽
大廣也儻如注疏亦以麻自項
扈扈乎鄭司農之說杜元凱用
孔子之言有合也此髽之可疑
原有別解何必鄭氏之是而他
○余既爲此說或者謂經言括
髮以麻而子謂用麻布則與免

子重
前向後而復繞於髻亦可也然則秃者不免何謂也
括髮免髽皆髮居内而以麻與布表之其制一也
曰髮若曰自其髮言之也然究其制則一也曰麻
布故謂之麻免而以布者乃已戚之布故謂之布
不知括髮以麻者蓋未成之布也若果如注疏之說自項而前交於額上乎則束髮不能固將交於額下乎則
於髮不能括無一而可也故
愚以爲其制必當如纚也

乾學案人子始遭父喪鄭注謂將斬衰者笄
纚蓋去冠而但存笄纚也陳用之非之謂始
死有易冠無去冠而敖繼公用其說謂當易
之以素冠若是則鄭氏之說非乎愚以爲親
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
跣扱衽而上仍著冠者乎夫冠所以爲飾此
何時也而尚存其飾也孝子之心固謂遭禍
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儻猶然加冠以爲飾是
視親死無異於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此
鄭氏笄纚之說誠有所據而不可非也○又
案括髮也免也髽也本各爲一物不宜相混

今因其並用於一時不可一一分析故總敘於此而其可分者仍分敘之如左

免

問喪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注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爾擊胷傷心稽顙觸地皆可以為哀之至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則惟擊胷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已

方慤曰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免雖在首而非冠以之代冠禿則頂無飾不免免則頂露矣傴則背不直故不袒袒則形褻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

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免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

方慤曰免之為服施於五世之內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

喪服小記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注括柩已藏婦恩輕可以不免也言亦著免也虞卒哭則免哭柩未虞之前則免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啓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之也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注有故不得疾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の疏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矣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雖主人皆冠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報虞卒哭則免

如不報虞則除之注小功以下

陳澔曰此言為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注葬在四郊之外○疏葬在遠處歸迹不可無飾故臨欲反哭之時皆著冠至近郊而後去冠著免反哭于廟及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

也親者皆免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爲人君變賤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爲弔○疏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大斂之後已葬之前亦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雖他國君來主人亦爲之著免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上親者皆從主人而免散異國君也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注親皆同不崇敬也○疏免必有時葬後唯君來弔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爲之免嫌親始奔亦應爲免如君故明之也

雜記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垼注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垼道路○疏從柩謂孝子送葬從柩去時也反哭謂葬竟孝子還時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從柩反哭時於道得免而行非此二事則不得免於道路也

玉藻小功不說笄當事免則說之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擩笄也

左傳哀公二年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注絻者始發喪之服○疏士喪禮既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鄭玄云括髮者去笄纚而紒也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又奔喪之禮至於家入門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如彼禮文則主人當括髮齊衰以下乃免此大子絻故云絻始發喪喪之服也遠道不臨喪者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爾靈公以四月卒今以六月而大子絻故云絻始發

衛人衰絰僞自衛逆者注欲爲衛人逆故衰絰成喪

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陳祥道禮書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喪服小記曰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而婦人髽喪大記曰母之喪即位而免奔喪曰奔母喪一括髮其餘以免終事小記又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雞主人皆冠及虞則除之遠葬者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而爲主然則袒免非喪服之常有時用之而已免於括髮爲輕故爲父括髮爲母免於冠飾爲重故緦小功之虞卒哭遠葬者之及郊反哭

主人之於君弔必免也

楊復髽髮免髦圖髽髮士喪禮云主人髽髮袒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雖纚而紒用麻爲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也今案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事之時猶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疏云爲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乃異則已著布免矣此爲母與父異者也

免士喪禮云衆主人免注云始死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將袒以免代冠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用布爲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亦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也○案此經文唯言衆主人而賈氏士喪禮疏云齊衰以下至緦麻首皆免也○其所用布之升數未詳

髦士喪禮云婦人髽于室注云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而纚今至小斂盡去笄纚而露紒也髦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者疏云將斬衰婦人去笄纚而麻髽將齊衰婦人髽而反吉髽而已○其大功以下之髽案賈氏疏則自齊衰以

下至總皆布髽

右括髮免髽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括髮免髽者奔喪是也有啓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大夫髽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爲尤廣蓋喪禮未成服以前莫重於袒括髮襢弓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爲父括髮至於成服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小斂有括髮免至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爲尤廣也故今析括髮免髽爲三條而逐條開其所用之節於下

括髮之節小斂主人括髮袒○士喪禮大斂注云不言髽免括髮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爲父括髮至於成服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小斂有括髮免至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爲尤廣也故今析括髮免髽爲三條而逐條開其所用之節於下

括髮之節小斂主人括髮袒○士喪禮大斂注云不言髽免括髮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爲父括髮至於成服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小斂有括髮免至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爲尤廣也故今析括髮免髽爲三條而逐條開其所用之節於下

免之節小斂主人即位而免○啓殯至卒哭免者小斂以來自若矣○爲母小斂主人括髮袒○士喪禮大斂注云不言髽免括髮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爲父括髮至於成服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小斂有括髮免至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爲尤廣也故今析括髮免髽爲三條而逐條開其所用之節於下

括髮之節小斂主人括髮袒○士喪禮大斂注云不言髽免括髮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爲父括髮至於成服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小斂有括髮免至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爲尤廣也故今析括髮免髽爲三條而逐條開其所用之節於下

免之節小斂主人即位而免○啓殯至卒哭免者小斂以來自若矣○爲母小斂主人括髮袒○士喪禮大斂注云不言髽免括髮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爲父括髮至於成服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小斂有括髮免至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爲尤廣也故今析括髮免髽爲三條而逐條開其所用之節於下

髽之節小斂髽○詳見啓葬及哭虞卒哭

司馬公書儀曰括髮先用麻繩撮髮又以布爲頭額齊衰以下皆免用布或縫絹廣寸婦人髮亦紐麻爲繩齊衰以下亦用布絹皆如惨頭之制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却繞髻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

免或讀如字謂去冠

程大昌演繁露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也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五世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吉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毋免勞毋袒免見袒免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爲不恭亦無服記其如何爲袒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絰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原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喪冠之式于路門謂緦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其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況袒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并免亦數以爲冠名則皆師述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敍載喪制即免加絲借古冕之纓著以爲繞若用鄭矣而特自出其見於下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又曲禮冠無免則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爲免當正讀爲免其理已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衰當其未斂未及成服亦當用之蓋喪之始未辦成服始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爲變常之始故經記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之釋祖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禮而爲之言曰冠尊不居內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及爲服者之所爲也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矣而又被髮不紒則以麻紒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爲其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齊袒免其意同也

且免之爲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及於重也葬而誠虞也遠葬而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皆以免冠爲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爲之也葬不報虞遠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爲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知免冠之爲始死之節也喪服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纚爲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亦殺於父也此之謂免纚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爲免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爲免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然以免爲冠萬世宗信鄭氏予獨不以爲安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汪琬曰宋儒程子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音問子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未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予則曰布廣一寸從項交額而却繞於紒是固不成其爲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於不冠而已如之何借免冠以爲釋也程子曰衰絰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子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笄并對免與髽對者也髽不止於除笄而免獨止以免冠爲免子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髽對者也髽不止於除笄而免獨止於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予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焉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焉屬及五世之喪是也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淳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爲疑也

髽笄總

周禮夏官大僕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注首服之灋謂免髽笄書于宮門示四方

天官追師喪紀共笄經亦如之注笄所以卷髮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注惡笄者榛木爲笄也婦人質至服竟而除也云所以終喪親始死男子去冠女去笄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筱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免婦人髽髽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其形有異同謂之髽也其麻髽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先去冠繼用麻則婦人髽亦去笄繼用麻以此知有麻髮以對男括髮時也又知有布髽者案此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子爲母免時則婦人布髽也又若成服後男或對賓必踊免則婦人理自布髽對之知有露紒髽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

不恒用布髽故知恒露紒也又齊衰期髽無麻布何以知然檀弓言爾毋縱縱爾毋扈扈爾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紒悉名髽也又案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云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去纚大紒曰髽唯云去纚大紒不言布麻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恒居之髽則有笄何以知之案笄以對冠男在喪恒冠婦則恒笄也喪服惡笄有首以髽為上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明齊衰髽用布亦謂之露紒髽也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者以其義止於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方慤曰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貫髮者謂之笄此特言其吉而已及凶而變焉男子則去冠而免婦人則去笄而髽也蓋有冠則首服去冠則免故去冠以麻繞之謂之免有笄則髮立去笄則髽故去笄以麻繞之謂之髽若夫男子成服則亦有冠焉所謂猶冠是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焉所謂惡笄是也然則喪之或免或髽者豈有他哉特以辨男女之義而已

箭笄終喪三年 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前云惡笄終喪箭笄猶首杖惡笄猶削杖

陸佃曰箭笄重矣據齊衰惡笄以箭為之故曰箭笄終喪三年

檀弓南宮紹之妻之喪 注南宮紹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夫子誨之髮曰爾毋扈扈爾 注誨教爾女也從從謂大廣爾語助

高扈扈謂大廣繩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疏言期之髽猶輕自有常法毋得從從而大高毋得扈扈云總長六寸謂斬衰也此齊衰長八寸故以二寸為差也以下亦當然喪服傳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此椿笄亦長尺是斬衰齊衰笄同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注魯襄四年秋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

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方慤曰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弔弔則各以其衰而已臺鮐之敗以家各有喪故髽而弔然魯婦人因之而弗改則非矣

左傳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鮐 注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

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 注髽麻髮合結也諸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疏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傷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為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為去纚而紒紊禮弓言爾毋從從謂爾毋扈扈鄭云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謂之哉如鄭去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影是髮之服也杜以衆為長故用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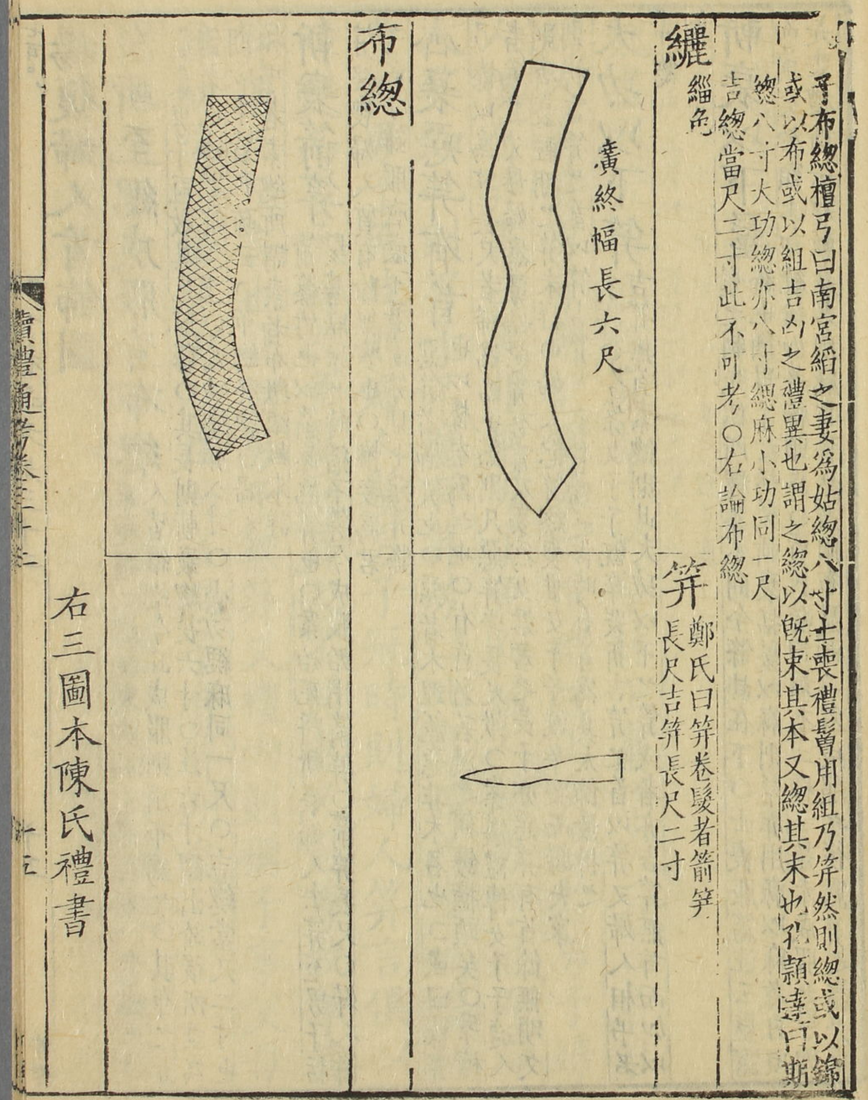
陳祥道禮書喪笄有三箭笄也櫛笄長尺折首笄也櫛笄長尺二寸箭笄為重櫛笄次之哲首笄為輕斬衰箭笄以箭齊衰笄以櫛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則斬衰之笄以箭矣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人為舅姑惡笄則齊衰以櫛矣箭笄許惡不足以言之櫛笄言惡以其木之無文故也古者櫛以櫡櫛白理而無文則櫛笄用櫡無櫡則椿可矣故檀弓曰蓋椿以為笄也儀禮曰卒哭子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言子不言婦終之也蓋惡笄有首吉

笄折首吉笄則婦而不子折其首別子而不婦以其不可全於子故吉笄以其不可全於婦故折其首儀禮曰女子子在室爲父笄箭笄三年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惡笄不終喪而吉笄折其首者特子之適人者而已鄭氏曰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觀古笄字則笄之形制可知○右論笄

又曰鄭氏釋喪大記曰去纚大紒曰髽釋喪服曰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如著幘頭然蓋其所傳然也其狀則毋從從爾雅曰毋亮而大直則從從爲縱而高也毋亮啟爾不至於縱而高可高也毋亮啟爾不至於卑而大也婦人髽于室奔喪男子東括髮故括髮婦人東髽又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則婦人之髽猶男子之括髮故也故括髮以麻則髽以麻矣免而以布則髽以布矣髽以麻則斬衰也髽以布則齊衰也小斂之髽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髽無笄矣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孔子言髽而繼之以檫笄則成服之髽皆終喪矣然則啓殯之髽齊衰惡笄以終喪則齊衰斬衰之髽皆惡笄以終喪矣然則啓殯之髽雖在成服之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故也男子之袒免及於九世婦人之髽不及於大功者以髽不特對免而又上同於括髮故也禿者不髽以疾也弔者不髽以疾也皇氏以麻髽布髽露紒爲三髽然則髽雖麻與布之不同其爲露紒一也○右論髽

又曰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總角衣紃束修厥明櫛縱笄總終幅長六尺鄭氏曰縱猶直也總束髮也幅廣終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若今幘矣禮主婦纚笄宵衣鄭氏曰纚今幘梁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若今幘以理髮而後纚以纚爲紒然後笄古之言纚笄者未有先笄而後纚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蓋雞斯云者哭聲然也鄭氏改雞斯爲笄纚恐不然也纚亦作縰○右論纚

又曰內則曰櫛縱笄總則縰韜髮也總束髮也玉藻曰童子錦束髮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婦爲舅姑妾爲女君君之長



子布總檀弓曰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六寸士喪禮髽用組乃笄然則總或以布或以組吉凶之禮異也謂之總以其束髮也總六寸大功總亦六寸總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此不可考○右論布總

右三圖本陳氏禮書

楊復婦人首飾圖

自斬至緦成服皆布總

束髮謂之總既束其本又總其末○案始死婦人皆縞總今此成服則用布爲之○其布之升數象男子冠數具見前條○其長則斬衰總長六寸○注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者也○期總八寸○大功總亦八寸○小功緦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也

斬衰箭笄

髮著麻髮之時猶不笄今成服始用箭笄○箭笄長尺○婦人箭笄終喪婦人質有除無變也○惟妾爲君之長子雖服齊衰不著箭笄見下惡笄條

齊衰惡笄有首

惡笄者櫛笄也○惡者木理麤惡非木名也○或曰榛笄也以榛木爲之也○有首者若漢之刻鏤摘頭矣○案檀弓榛以爲笄長尺者婦喪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至男子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如著幘頭焉○賈氏疏曰髮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髮即是喪禮所云將斬衰者用布是也二者成服之後露笄之髮是也

大功以下笄

吉笄無首素總則此大功以下之笄或者亦吉笄無首而加以布總歟

斬衰以下髽

髮之制先儒所釋各不同今條具在下○士喪服篇注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如著幘頭焉○賈氏疏曰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即是喪禮所云將斬衰者用布是也二者成服之後露笄之髽是也又有三有麻有布有露紒○孔疏雖引皇說在前又駁之曰今考校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其將齊衰著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其大力以下則無髽也○今考三說互有得失愚當考其○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髽

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於華林王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劉芳曰推禮經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以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

開元禮斬衰婦人以六尺布爲總（總束髮也）小祥練總大祥縞總禫縞總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皆布總精粗如男子之

冠

書儀斬衰婦人用極麤生布爲頭縗惡竹髮布蓋頭
齊衰婦人露髻以生白絹爲頭縗蓋頭大功亦如之
家禮斬衰婦人用極麤生布爲蓋頭不緝布頭縗竹紉
齊衰婦人蓋頭制同斬但用布稍細緝邊布總　竹紉　大功小功緦

麻

制俱同上但布之精麤有異

楊復曰儀禮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以家禮參考之儀禮小斂婦人髽于室以麻爲髽家禮小斂婦人用麻繩撮髮爲髽其制同儀禮婦人成服布總六寸謂出紒後所垂者六寸箭笄長尺家禮婦人成服布頭縗竹紉所謂布頭縗即儀禮之布總也所謂竹紉即儀禮之箭笄也

丘濬家禮儀節補蓋頭用稍細麻布爲之比衣裙稍細者凡三幅著襲躡全身障蔽永嶽之後用幃帽又戴皂羅五尺今曰蓋頭凶服者亦以三幅布爲之案此則蓋頭之來也遠矣雖非古制是亦古禮婦人出而擁蔽其面之意布頭縗用略細布一條爲之長八寸用以束髮根而垂其餘於後○案此即所謂總也儀禮女子在室爲父布總傳曰總長六寸注謂六寸山髻外所垂之飾也曾子問緇總注緇白絹也長八寸今世俗婦女有服者用白布束髻上謂之孝圍亦是此意但彼加於髻上而不束髮亦不垂其餘竹紉削竹爲之長五六寸案此即儀禮箭笄長尺今恐太長其長僅以約髮可也傳曰箭笄長尺

呂柟曰婦人麻布大袖圓領長衫者何衰之變也禮婦人言衰不言縗衰之長可以掩縗泰人以長衫爲背子故長衫者衰之變也麻布蓋頭者何布總之變也自有書儀以來未之有改也丘文莊曰唐羣離之變也家禮有布頭縗竹紉者何曰箭笄之變也奚不經乎既蓋頭奚經也故有腰絰無首絰白羅蓋頭宋王淮之議也

乾學案此條雖列女子子在室之後實連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反在室爲文上言吕衰縗冠纓皆男子之服於婦人服制未詳故更著總髻髽及衰以明四婦人之服其絰杖絞帶菅屨則男女竝同也賈疏曰女子子總用布云者因傳文吉笄句所誤爾蓋傳之云吉笄因釋經文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遂連總笄之文曰吉笄尺二寸傳者以附著吉笄尺寸此飾乃婦人已嫁之服固非經文所有亦非斬服中所有也賈遂以此條專屬之女子

子不知未嫁之女其總笄髽衰與妻妾反在
室之女並同觀上子爲父諸侯爲天子父爲
長子臣爲君爲人後者同是衰裳冠纓則此
條亦蒙上文三婦人而不專爲女子子設明
矣下女子子適人條不言吉笄記子析笄首
不著尺寸以附見首章故不復詳大略皆可
見云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服四

經帶

士喪禮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
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餘于東方 注苴絰斬衰之絰也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統於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餘于東方東出之南苴絰爲上
○疏此陳絰帶者以其小斂訖當服未成服之麻故也
敖繼公曰左本右末纓皆在右也麻所重者本絰所重者纓苴麻絰以本爲纓明其最重也牡麻絰有本而不以爲纓明其差輕也纓皆在左者左尊右卑重者宜居尊處也散謂不絞之也云帶垂者又云長三尺見其帶下之長與大帶同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注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苴絰者記其異謂男子帶有散麻婦人則結本是其異也
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絰也○疏此經不言
既夕記三日絞垂 注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疏以經小斂曰要絰大功以上散帶垂不言成服之時絞之故記人言之小功

七旬卒
緦麻初即絞之
不待二日也

乾學案此篇所載皆經帶之制也至於宜用
經帶之時則仍列於大小斂諸篇蓋以加經
加帶自有儀節次第不可混於此篇故不重
載

檀弓經也者實也注所以表哀戚
陳澔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
經要曰帶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

喪服小記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注如要經也○疏喪服傳云
首絰大圍去五分一以爲帶
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以爲
服數有五也杖大如經者謂如要絰也
陸佃曰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
杖大如絰蓋如其首絰即如要絰是如帶非如絰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注報猶合也下殤小
功本齊衰之親澡其
麻爲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疏謂本期
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爲帶此下殤則不散垂免麻向下又屈反向上合
帶而不絕麻根示輕故也凡殤不糾垂皆散其
而糾之故云屈而反以報之也糾謂合糾爲絰

雜記大功以上散帶注小功緦輕初而絞之○疏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
經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
忍即成之至
成服乃絞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注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
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麻
不加於采衣采者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也采玄纁之衣○疏麻者不紳言
著要絰者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絰代紳執玉不麻者謂平常執玉行禮不
得服衰麻也案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執玉得服衰絰者彼謂受主君
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享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麻不加於
采者謂弁絰之麻不得
加於玄衣纁裳之采也

玉藻五十不散送注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疏始死三日之前要絰
絞五十餘衰不能
備禮故不散垂
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以後亦散垂既葬乃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喪主於哀去飾也
凡謂天子以至士

服問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
猶免也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
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

檀弓婦人不葛帶注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疏此
論齊斬婦人帶要絰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婦人重要

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首變經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爲葛與男子同經首經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

陳銛曰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經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經以易去首之麻經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經婦人除帶婦人輕首重要故也然此謂齊斬之服

若大功以下至卒哭則並變爲葛與男子同

少儀葛經而麻帶　注謂既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帶有除而無變○疏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經以葛易麻故云葛經婦人輕首重要之麻帶也

王志長曰案經載婦人喪服不及帶經大約與男子同爾案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帶者記其異蓋男子大功已上小斂帶皆散垂成服乃絞婦人之帶小斂即絞本不散垂此爲異爾士虞禮云卒哭婦人脫首經又本記注云婦人亦首經首與男子同少儀云葛經而麻帶正謂婦人卒哭後以葛經易首之麻經而要之麻帶不變故云葛經而麻帶也經文簡不必再出者多從略餘可類推也

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

間傳斬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帶三重

期而小祥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

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自小斂環絰至此詳見喪服變除篇

陳祥道曰喪服有二帶絰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斬衰絰帶絞帶皆以麻齊以下絰帶以麻絞帶以布然絰帶之麻有並者有牡者有澡者有不澡者有有本者有有絶本者其施之於身有散者有不散者斬衰首絰齊衰大功總衰小功牡麻絰殤而小功澡麻絰並者麻之有黄者也牡者枲麻也澡者治莩麻者也首絰色惡澡色潔牡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此所以自齊衰至小功皆用之也儀禮謂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皆澡麻絰帶小記云下殤小功澡麻不絶其本屈而反以報之服問曰麻之有本者絶三年之葛鄭氏曰有本謂大功以上小功以下澡麻絰本既練遇麻絰本者於免絰之又曰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者爲稅則大功以上有本小功以下絶本小功雖絶本而不澡特下殤之在小功者澡之則於小功爲輕以其在所降者不絶其本則於小功爲重以其本非小功也儀禮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亦澡麻而小記特言下殤小功相其本宗者言之也喪禮正小功下殤無澡麻無絰本鄭氏曰小功以下澡麻絰本失之矣小記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記曰大功以上散垂玉藻曰五十不散送葙于曰喪之散麻則凡喪大斂以前既落之後皆免而散帶免必散帶而有所不散帶則君弔免而不散麻是也凡服有受故大功以上成服之後又絞其帶之垂者殤之服無受故檐垂而反以報之則下殤屈反絞之與長中異乎其有所糾而合者下殤小功凡此皆麻帶之別也記曰斬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齊衰之麻同此練而受以葛者也喪服記曰公子爲其妻縗冠葛絰帶此服輕而用葛者也

之制當與此參看

楊信齋喪經帶旁通圖

儀禮注疏所論經帶寸分之數甚密而難用約法甚疎而易見今圖只用約法後成服受服圖準此

斬衰男子	首絰	以苴麻爲之圍九寸
	要絰 象大帶者	苴麻爲之圍七寸二分
	絞帶 象革帶者	亦苴麻爲之肅以爲不去竿垢下本在左
婦人	同前	散垂至三日絞之惟牟五寸不散垂
	要絰 象大帶者	其大如要絰雷氏以爲比要絰又九分七一
	絞帶 象革帶者	亦苴麻爲之但初即絞之仍結其本不散垂
齊衰男子	同前	同前
婦人	同前	以牡麻爲之圍七寸二分右本在上雖齊衰三年亦同
	牡麻爲之圍同前	牡麻爲之圍五寸七分有奇散垂
	但即結本耳	牡布爲之圍四寸六分有奇右本在上
大功男子	同前	以牡麻爲之圍五寸七分有奇散垂
	牡麻及圍同前但結本耳	牡布爲之降齊衰八升義齊衰及二月皆九升
婦人	同前	布爲之降大功十升正大功布十升義大功十一升
小功男子婦人同	同前	布爲之降小功布十升正小功七升義小功十二升
	功以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絰帶無本爲殤小功帶不絕本	
	正服義服牡麻殤服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圍三寸五分有奇並不散垂	
	正服義服以牡麻爲之惟殤服以澡治苧垢之麻爲之圍皆四寸六分有奇	

縗麻男子婦人同

斬衰首絰左本有繩纓

齊衰以下首絰右本大功以上有繩纓小功以下無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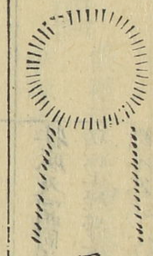
大功以上要絰散垂

小功以下要絰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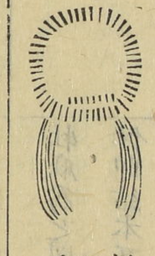
澡麻爲之圍三寸五分澡麻爲之圍二寸八分有奇

下本在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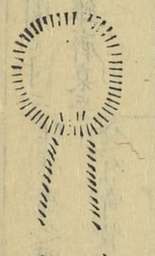
右本在上



男子婦人皆用之



男子婦人皆用之



男子婦人皆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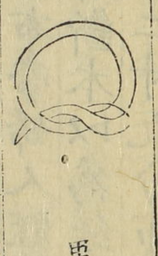
斬衰至大功男子皆散垂不忍即戚之至戚服乃絞○五十不散垂○婦人之帶牡麻結本不散垂

蓋初而絞之不待戚服絞垂也

布爲之十五升抽其半分有奇

斬衰麻絞帶

齊衰以下布絞帶



男子婦人用之

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二首絰與絞帶備喪禮

先師朱文公曰首絰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落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問絰帶之制曰首絰大一掐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朱子曰象大帶內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鞮子以一頭書於中而束之○又曰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重也故謂之申○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絞帶即位于室又士喪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爾監田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但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

開元禮斬衰苴麻絰帶首絰大九寸左本在下繩纓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要絰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端相去四

寸婦人絰如男子又有絞帶小祥除首絰大祥去絰用革帶婦人亦去絰禫仍革帶○齊衰牡麻絰帶首絰大七寸二分右本在上纓纓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要絰大五寸七分半布帶代絞帶齊衰三年及杖周不杖周五月三月者其絰帶俱三升○大功殤及成人牡麻絰首絰大五寸七分半長殤及成人纓以纓中殤絰無纓俱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要絰大四寸六分五分布帶婦人絰精麤如男子成人之○小功殤及成人首絰大四寸六分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要絰大三寸七分布帶婦人絰精麤如男子成人之麻斷本○緦麻澡麻斷本以爲絰大三寸七分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要絰大二寸九分布帶

政和禮首絰之制斬衰以苴麻爲首絰大九寸左本在下齊衰以牡麻爲首絰大七寸二分右本在上大功以牡麻爲絰以纓爲經小功殤服以繰麻爲絰皆大四寸六分緦麻以繰麻爲首絰其大三寸七分大功以上麻皆有本小功以下麻絰皆斷本○要絰絞帶之制五分首絰殺一以爲要絰五分要絰殺一以爲絞帶斬衰以麻齊衰以下絰帶以麻絞帶以布麻有苴有牡有澡有不澡有有本有絕本者皆如首絰之等

温公書儀斬衰以有子麻紐爲首絰其大一扼左本在下五分去一以爲要絰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緦細白絹帶繫之使不脫又以細繩帶繫於其上子爲母布帶婦爲姑以無子麻爲絰○齊衰布帶大功小功緦麻皆繫黑鞋角帶

家禮斬衰首絰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

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要絰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要絰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要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齊衰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大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要絰大五寸餘絞帶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

揚復曰儀禮婦人有絰帶絰首絰也帶繫帶也圍之大小無明文大約與男子同牟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而麻帶不變既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其謹於變除之節若此家禮婦人並無絰帶之文當以禮經爲正

丘濬家禮儀節補首絰 用有子麻爲之制如男子絰於大袖之上未成服不散垂○案揚復曰儀禮婦人有絰帶絰首絰也帶繫帶也圍之大小無明文大約與男子同牟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而麻帶不變既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其謹於變除之節若此家禮婦人並無絰帶之文當以禮經爲正

絰 用有子麻帶黑色者爲單股繩約長一尺七八寸圍圍九寸或云只是大指與第二指一圍

揞巾先將麻頭安在左邊當耳上却將其餘從頭前向右邊圍回頂後過至左邊原起頭處即以麻尾加在麻頭上綴殺之又以細繩二條一繫在左邊原起麻頭上一繫在右邊當耳上以固結之各垂其末爲纓如冠之制案知此爲單股者以家禮本注腰絰有兩股相交之說故知此爲單股也**腰絰** 用有子麻爲之制如男子絰於大袖之上未成服不散垂○案揚復曰儀禮婦人有絰帶絰首絰也帶繫帶也圍之大小無明文大約與男子同牟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而麻帶不變既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其謹於變除之節若此家禮婦人並無絰帶之文當以禮經爲正

丘濬家禮儀節補首絰 用有子麻爲之制如男子絰於大袖之上未成服不散垂○案揚復曰儀禮婦人有絰帶絰首絰也帶繫帶也圍之大小無明文大約與男子同牟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而麻帶不變既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其謹於變除之節若此家禮婦人並無絰帶之文當以禮經爲正

絰 用有子麻爲之制如男子絰於大袖之上未成服不散垂○案揚復曰儀禮婦人有絰帶絰首絰也帶繫帶也圍之大小無明文大約與男子同牟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而麻帶不變既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其謹於變除之節若此家禮婦人並無絰帶之文當以禮經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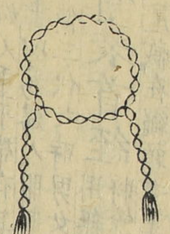
揞巾先將麻頭安在左邊當耳上却將其餘從頭前向右邊圍回頂後過至左邊原起麻頭上一繫在右邊當耳上以固結之各垂其末爲纓如冠之制案知此爲單股者以家禮本注腰絰有兩股相交之說故知此爲單股也**腰

小功首絰 圍四寸餘 腰絰三十餘 絞帶

緦麻首絰 圍三寸 腰絰 圍二寸並用熟麻爲之

首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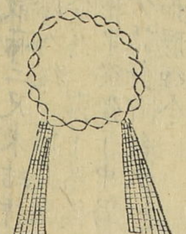
斬衰



左本在下

繩 繩

齊衰



右本在上

布 布

腰絰式

斬衰至大功初皆散垂

成服乃絞五十者不散垂

小功以下結

本不散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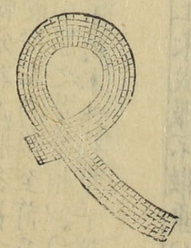


絞帶式

斬衰用麻



齊衰以下布



朱子語類問周丈以爲苴絰著於冠武稍近上處麥丈以爲繫冠於絰上絰在武下未知孰是朱子荅云絰當在武之外○問又案禮經五分去一以爲帶始疑帶即絞帶續又觀齊衰以下帶用布不用麻則布帶必難以圍量喪服所指須有別義但未知絞帶大小以何爲定書儀謂以細繩帶繫於其上恐指絞帶然絞帶以束腰絰以爲禮則絰在上矣未知然否朱子荅曰吉服先繫革帶如今之皮束帶其外又有大帶以申束衣故謂之紳凶服先繫絞帶一頭作環一頭穿之而反扱於腰間以象革帶絰帶則兩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此等處疏文甚詳何不熟考而問邪○問大帶束衣腰絰則之革帶以佩玉珮及事珮絞帶則之喪服無佩既有腰絰絞帶何用朱子荅曰絞

帶象革帶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爾○問三禮圖苴絰之製作繩一圈者而圈之又似以麻橫纏與畫者不同而與先儒所言環絰相似周丈云當只用一大繩自喪冠額前繞向後結之或以一繩兩頭爲環別以小繩束其兩環然未明左本在下之制近得廖西仲畫圖乃似不亂麻本末紐而爲繩屈爲一圈相交處以細繩繫定本垂於左末屈於內似與左本在下之制相合不知當如何朱子荅曰未曉所疑然廖說近之○問書儀要絰交結處兩旁相綴白絹帶繫之周丈云綴小帶於衰服上以繫絰廖丈則謂以二小繩綴於腰絰相交處以紐繫腰帶如大帶之紐約用組也二說孰是朱子荅云廖說與温公之說似是注疏本文可更考之

杖

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疏既殯之明日書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

既夕記杖下本竹桐一也注順其性者謂順木之性

喪服小記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疏苴者黯也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倶備苴色也以用竹者以其體質圓性直履仁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隱殺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心如斬衰貌必蒼苴所以表衰絰杖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彫落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注哀益衰敬彌多也疏於寢祔於祖廟

陳澔曰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哀殺之節也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詳見上

喪禮問經也者實也明孝子之心也何以在首曰冠尊不可以有加也今加經乎其上其心實有所重乎經帶三寸自漢景帝始也古者皆經圍九寸腰經圍七寸三寸者總經也

錢浦道源西軒王先生行實家禮婦人無要絰先生則以儀禮爲主而用之但視男子之制爲小爾童穉則絰而不冠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事畢而后去杖
庶子不以杖即位
注下適子也位
朝夕哭位也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
杖即位可也
注祖不厭孫孫得申也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
注不主
妾之喪子得由也○疏庶子不以杖即位者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孫以杖即位可者父主適子喪而有杖適子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爾非厭也今父不主庶子喪則庶子子得杖即位也祖不厭孫孫得申也庶子以杖即位可者父不主庶子之妻故得爲妻以杖即位也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謂同宮者也若妻父子既非家嗣亦同妾子之限也
陸佃曰庶子無厭有降若父爲長子杖其子不以杖即位是厭也非降也父雖不主庶子之喪孫猶不以杖即位亦可
許之故曰可也下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作此記者見適孫有厭今祖不與因欲緣情雖父在庶子爲妻亦家上蓋父不主庶子之喪則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
注姑不厭婦
母爲長子削杖
注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爲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爲己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
杖則子一人杖
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喪主不杖則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
○疏男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姑主子喪恐其厭婦明姑雖爲主不厭婦也

陸佃曰婦人不杖爲主而杖猶童子當室杖也今歸下爲主爲夫杖爲長子杖也與於童子亦其情至且能病也曲禮曰士曰婦人爲大爲長子杖在可以勉之域也若庶人非男子蓋不杖矣雖男子從世猶有以杖闢輞而輾輪者則先王不責婦人而知也
方慤曰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爲長子則杖之者以其所以服我者而報之也
雜記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注祥喪者○疏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注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疏此謂爲妻稽顙故云不杖不稽顙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不杖屬於父母在故云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輾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注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輪人作車輪之官○疏闕穿也輾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者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卻斲而許用也
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

父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大夫所則杖疏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也拄地卜筮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拄地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疏子兼適庶及世子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也寢門之內斂之不拄地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斂之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也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入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位在堂堂上有殯即位則不復自執也子有王命亦謂世子也有天子命則對之不敢杖以尊王命國若謂鄰國之君使人來弔雖與敵國而世子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斂杖以敬彼君命也聽卜謂卜筮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卜故去杖也君謂世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夫俱在門外位既同是爲君杖無相敬下故並得執杖拄地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注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

內子卿妻若卿大夫妻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己者皆爲夫人之命去杖也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世婦卑於夫人隨而不去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大夫注士二日而殯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注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夫杖同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注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注杖以喪至尊爲人得而褻之也○疏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知此是大夫士庶子者下大夫士適子則知此是大夫士之庶子也熊氏云此文承上君大夫士庶子義亦通也哭柩謂啓後知非未殯之前則未杖也

檀弓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公者五等諸侯也達官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故稱達官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不云衰從可知也若府史之屬不達於君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二月章有庶人爲國君若近臣閹寺之屬雖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

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

奏於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太常卿闕則少卿代之杖

乾學案此條之解當以朱子爲正若依注疏則是諸達官杖非達官之長杖矣

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注怪其義各異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者以何爲也注怪所爲施曰杖削杖桐也注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爾或問曰杖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注言得杖乃能起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注父在不杖謂爲母喪也尊父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喪服四制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注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髽髽或爲免

開元禮斬衰苴杖其大如腰絰長齊其心本在下主婦亦杖諸婦則不杖其大如童子不杖其當室者則免而杖童子及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然而童子當室杖者尊其爲喪子也

竹桐杖大如要絰通圓之長齊其心本在下十三月小祥除小祥除謂三年者其期年者亦十三月除

政和禮爲父杖竹而苴爲母杖桐而削其大皆如要絰其長皆齊心

温公書儀爲父截竹爲杖高齊其心本在下爲母上圓

下方亦本在下○凡婦人皆不杖

家禮苴杖用竹高齊心本在下○凡婦人皆不杖

齊衰三年　齊衰杖期用桐木為之上圓下方長齊心圍五寸餘

楊復曰愚妄忝家禮書儀服制婦人皆不杖與問喪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恨未得質正

丘濬家禮儀節補杖　父用竹為之母用桐木削上圓下方其長俱齊心圍九寸本在下案古禮衰服父斬母齊斬杖用竹齊杖用桐今制父母俱服斬其冠裳之制並同獨於杖有異今從之

乾學案削杖之制孔仲達陳可大輩謂削之使方以象地書儀家禮則謂上圓下方乃開元禮獨謂削杖圓之而敖繼公引杜元凱說證削杖為圓諸說紛紜如此然則當何從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經經之形既圓則杖形亦圓可知況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於父也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書儀上圓下方亦以其意為之爾較之孔疏益無所取象矣

呂柟禮問杖何以竹何以桐天地之體陰陽之義也竹杖圓節著於外桐杖方心通於內也何以言苴言削言苴貌若苴言削辨其為方也婦人何以不杖猶童子不病之說也其後世乎古者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室老杖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杖庶人亦杖者何父母一也貴賤一也以輪人關敝輻輪而廢魯叔孫州仇之過也

呂坤四禮疑父竹母桐父圓母方夫婦何以曰槐而半之是齊禮所分也桐邪竹邪槐邪不可必得土宜可也棺椁之餘可也○杖父以竹者觸處皆痛也桐者痛同於父也圓象天也母削其下令方以象地也妻將何以苴者吾弟喪妻吾令槐木圓杖半分其下生也比耦死也分形槐者懷也故持其半以象之不欲使同母也

妻為夫亦然

汪琬曰或問禮無爵者非擔主不杖然則庶人居三年之喪亦有不杖者與曰無之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為輔病也夫安得有不杖者與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違德古人之不能病故也不亦悲夫○又或問婦人可以不杖乎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其不能病故也假令哀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矣豈遂禁其以杖即位乎然則傳也喪服小記也或言杖或言不杖者蓋兩相發明者也或又問婦人謂童女孔穎達之疏亦可信乎曰不然也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非未嫁女子之稱

乾學案夫服斬衰古禮斬衰皆苴杖則夫杖

亦用竹也妻服齊衰古禮齊衰皆削杖則妻杖亦用桐也呂氏改而用槐不知何本凡若此類古人已有定制從古可也何必翔爲新說乎

屨

既夕記屨外納注納收餘也○疏外納者謂收餘

喪服小功章注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約○疏以小功輕非古喪服不見屨諸經亦不見其屨是以引舊說爲證約者案周禮屨人職屨皆有約繶純純者於屨口緣繶者牙底接處縫中有絛約者屨鼻頭有飾爲行戒吉時有行戒故有約喪中無行戒故無約以其小功輕故從吉屨爲其太飾故無約也

喪服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爲屨齊衰爲尊大功爲卑而三月爲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同也○疏繩屨以麻繩

檀弓練繩屨無約詳見喪服小記變除篇

周禮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素屨注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也○疏素屨者大祥時所服去飾

辨外内命夫命婦之散屨注散屨亦謂去飾

開元禮斬衰菅屨外納納其餘於外婦人屨亦如之禫吉屨屨婦人亦如之禫吉屨屨内納不杖期則麻屨齊衰三年屨内納杖期蔗屨五月三月則繩屨大功繩屨小功吉屨無約緦麻亦如之

政和禮如開元禮

書儀斬衰著麤麻屨婦人同齊衰麻屨婦人白屨

家禮斬衰屨麤麻爲之婦人同

楊復曰附注儀禮菅屨菅草屨也家禮菅亦麤麻爲之恐當從儀禮爲正

丘濬家禮儀節補屨用菅草或麤麻爲之其餘末收向外婦人麻鞾用麻爲之或麤生布亦可

齊衰屨以草或麻爲之收其餘向内婦人麻鞾或用布大功屨用布爲之小功屨用白布爲之

楊復曰婦人屨經傳無明文惟周禮屨人云命婦有散屨注云散屨去飾又云祭祀而有散屨者惟大祥時呂柟曰麻屨者繩屨也古者菅屨納練而後麻屨今也線屨必也菅屨

纊

士虞禮曰足有繇之爵謂之纊爵則纊緣也鄭司農曰赤纊黃纊以赤黃之絲爲下緣鄭康成曰纊縫中紃止義曰纊者互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

絇

屨人作句士冠士喪禮作絇鄭釋屨人曰絇謂之拘狀如刀衣鼻著屨舄之頭以爲行戒釋士喪禮曰綦結于跗連絇者絇在屨頭以餘組連之止足折也賈公彥曰絇謂屨頭以絛爲鼻或謂用繒一寸屈之爲絇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蓋絇以絲爲之所以自拘戒猶幅所以自偪束也童子不絇未能戒也喪屨無絇去飾也人臣去國鞮屨不絇以喪禮處之也

純

儀禮曰純博寸鄭康成曰純緣也正義曰純以爲口緣

綦

儀禮組綦繫于踵又曰綦結于跗連絇內則曰屨著綦莊周曰正緳繫綦鄭氏曰綦屨繫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蓋綦屬於跟後以兩端向前而結之特死者連絇止足折也

喪車

既夕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御以蒲菆犬服木錧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注詳儀節

周禮春官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複尾素疏飾小服皆疏注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蒲席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複以犬皮爲覆故書疏爲揩杜子春讀揩

九百六

爲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殺麗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爲箙小箙刀劒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劒亦爲備焉○疏木車不漆者喪中無飾後至禫乃漆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皆未漆也先鄭云謂輜牖車若此舉漢時有輜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云犬禬以犬皮爲覆笭者古者罳子立乘須馮軾載丩取皮覆之故云犬禬玄謂蔽車旁禦風塵故知此蔽亦是蔽風塵也云犬白犬皮者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幦大服鄭彼注云笭閑兵服以犬皮爲之是也云此始遭喪所乘者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惡車鄭注引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云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者此言非爲小兵服以戈戟人君乃有之然則備姦臣也者案士喪有大服則此小服亦是其常今言爲纍戈戟而言也引書曰者顧命文彼以戚王崩子釗康王也康王常在尸所以爲適子故使康王出鄉門外以虎賁百人更以太子之禮迎之別於庶子必用虎賁備姦臣者證人君有戈戟亦是備姦臣

黃度曰康成以尾纍以犬尾爲戈戟之殺小服刀劒短兵之服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未必然疏家引禮喪車無等亦恐未盡此言王之喪車五等則非諸臣之制鄭自始遭喪至禫次五等恐當如此或曰喪車尾纍疏飾小服皆跡尾未也車之大木未皆布韜之以爲飾小木則皆布之

素車梦蔽犬禬素飾小服皆素 注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梦讀爲頮頮麻以爲蔽其禬服以素繒爲緣

出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疏鄭知素車以白土堊者爾雅釋宮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堊謂以白土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爲飾可知云梦讀爲頮頮麻者義取用麻爲蔽之意云其禬服以素繒爲緣者禮之通則素有二種其義有以繒爲飾即以素爲繒故鄭釋二素以白繒別釋之也云此卒哭所乘者案士虞禮卒哭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婦人說首絰下說帶是卒哭變服即易車案喪服大功章注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而言也云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者以經不云尾纍明去戈戟故爲此解也

王安石曰素車蔽禬服皆素則少變而飾以素不皆疏矣蓋後車變而弥吉以至於喪除

黃度曰素車素飾不言尾纍因上文且言小服皆素則尾纍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至漢猶在藩車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車施革駾車反漸漆矣

藩車藩蔽鹿淺禬革飾 注故書藩作轓杜子春轓讀爲華藩之藩直爲蔽也鹿淺禬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飾治去毛者緣之此飭練所乘○疏鄭云謂藩車以蒼繒爲蔽也云藩蒼色者且藻之水草見爲蒼艾色也云鹿夏皮爲覆笭者夏時鹿毛新生爲淺毛故鄭云鹿夏皮爲覆笭也云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者以經云革飾皮去毛曰革故以去毛言之云此既練所乘者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故知此即既練所乘也

王安石曰革不言色蓋如素車用素

駾車轏蔽然禬髦飾 注故書駾作龍髦爲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駾軟讀爲棼亘謂髦棼也玄謂駾車邊側有漆飾也轏

細葦席也以爲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髹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疏後鄭知駹爲邊側之飾者以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爲漆故知駹是邊側少有漆也云漆則成藩者下文漆蔽者因此舊蔽而漆之則藩者以此爲本故云漆則成藩也云然果然也者果然黜名是以賈氏亦云然黜名也云髹赤多黑少之色韋也知色如此者案下注雀黑多赤少故知此髹是赤多黑少者也云此大祥所乘者以二十五月大祥除服之節故知此車是大祥所乘也

王安石曰髹與雀不言物蓋如簟

車用革鄭康成曰此大祥所乘

漆車藩蔽豻禭雀飾 注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禭所乘○疏知漆是黑者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黑車及篹纓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鄭知漆席以爲之者以其席即上文韔上注云漆即成藩是也云豻胡犬者謂胡地之野犬云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者鄭以目驗雀頟黑多赤少雀即緇也此禭所乘者以二十七月禭祥之節素縞麻衣而服禭服朝服綾冠故知當禭所乘也案下又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禭亦得乘漆車所以大夫士禭即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李嘉會曰喪車五乘必有蒲梦藻藩爲之蔽者居喪衣服麤惡形貌毀瘠不可見人亦不可見已故有蔽以自遮也又用犬鹿然豻之皮以爲旗者蓋喪服之中雖不治人事而防身之道不可不謹獸之害人以其皮而爲之防亦示服猛之義然喪車既無他飾而戈戟之殘與小服刀劒短兵之類必言之者自衛其身不可不謹與書曰虎賁百人迎子釗于南門者是也又喪車五乘貴賤皆同者惟喪不辨貴賤自天子達於庶人皆終三年之喪故有宮者必曰解宮持服與無官同

劉彝曰三年之喪皆乘惡車謂木車也齊衰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駹車服總者乘漆車

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 注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如之以其緆六十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等差之別也案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

陸佃曰衰制雖無等其布之精麤則有差也據衰與其不當於物也寧無衰